

聊齋志異新評卷九

淄川

新城

廣順

雲蘿公主

蒲松齡
王壬正
賄
曹仙
蘇
中國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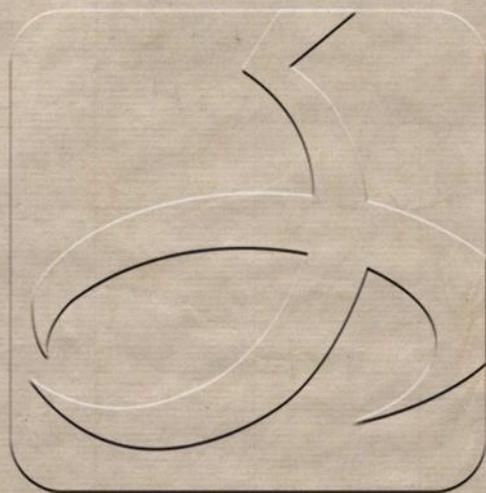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安大業廬龍人生而能言母飲以大血始止既長韶秀
顧影無備又慧能讀世家爭婚之母夢曰兒當尙王信
之至十五六迄無駢亦漸自悔一日安獨坐忽聞異香
俄一美婢奔入曰公主至即以長瓊賂地目門外直至

尙主而托
之手妙既
信之而又
漸悔之則
此後下嫁
諸事作真



境觀可也
作幻境觀
亦可也
從婢子口
申点出聊
便之至不
則自未相
宅句作何
安頓

榻前方駭疑間一女郎扶婢肩入服色容光映照四堵
婢即以繡墊設榻上扶女郎坐安倉皇不知所爲鞠躬
便問何處神仙勞降玉趾女郎微笑以袍袖掩口婢曰
此聖后府中雲蘿公主也聖后屬意郎君欲以公主下
嫁故使自來相宅安驚喜不知置詞女亦俯首相對寂
然安故好棋楸枰嘗置坐側一婢以紅巾拂塵移諸案
上曰至日耽此不知與粉侯孰勝安移坐近案王笑從
之甫三十餘着婢竟亂之曰駙馬負矣歛子人奩曰駙
馬當是俗間高手王僅能讓六子乃以六黑子實局中

伏筆無痕

王亦從之王坐次輒使婢伏坐下以背受足左足踏地
則更一婢右伏又兩小鬟來侍之每值安凝思時輒曲
一肘伏肩上局闌未結小鬟笑云駙馬負一子婢進曰
至情宜且退女乃傾身與婢耳語婢出少頃而還以干
金置榻上告生曰適王言居宇湫鄙煩以此少致修飾
落成相會也一婢曰此月犯天刑不宜建造月後吉女
起生遮止閉門婢出一物狀類皮排就地鼓之雲氣突
出俄頃四合冥不見物索之已杳母知疑以爲妖而生
神馳夢想不能復捨急於落成無暇禁忌刻日敦道廊

禁忌之說
原不可過

拘然相宅
知日聖人
求之史氏
書之惡可
不慎

從對面寫
使士已見

舍一新。先是有灤州生袁大用，僑寓鄰坊，投刺於門，生
素寡交，託他出，又窺亡而報之。後月餘，門外適相值，二
十許少年也，宮絹單衣，絲帶烏履，意甚都雅，畧與傾談，
頗甚溫謹，悅之，揖而入，請與對奕，互有贏虧，已而設酒，
鬻連談笑，大懽。期日，邀生至其寓所，珍肴雜進，相待殷
渥。有小童十二三許，拍板清歌，又跳擲作劇，生大醉，不
能行，便令負之。生以其纖弱，恐不能勝，袁強之，僮縛有
餘力，荷送而歸。生奇之，次日，偏以金再辭，乃受。由此交
情款密，三數日，輒一過。從袁為人簡默，而慷慨好施，市

一辨此處
先賞後虛

有負責鬻女者，解囊代贖，無吝色。生以此益重之，過數
日，詣生作別，增象箸楠珠等十餘事，日金五百，用助興。
作生反，金受物報，以束帛。後月餘，樂亭有仕宦而歸者，
橐貲充，物盜夜入，執主人，燒鐵鉏，劫掠一空，家人識
袁，行賄追捕，鄰院屠氏與生家積不相能，因其子未大，
與陰懷疑，適有小僕竊象箸，買諸其家，知袁所贈，因
報大尹，尹以兵繞舍，值生，主僕他出，執母而去。母哀邁，
受驚，僅存氣息，二三日不復飲食，尹釋之。生聞母拜急，
奔而歸，則母病已篤，越宿遂卒。收殮甫畢，爲捕役執去。

雖有定數
然以婚姻
之故急于
落成致犯

天刑詒憂
母氏至于
生不能侍
疾疾不能
成禮哀哉

雲蘿有禮

尹見其年少溫文竊疑誣枉故恐喝之生實迹其交往
之由尹問何以暴富生曰母有藏金因欲親迎故治昏
室耳尹信之具牒解郡鄰人知其無事以重金賂監者
使殺諸途路經深山被曳近削壁將推墮之計逼情危
時方急難忽一虎自叢莽中出嚙二役皆死銜生去至
一處重樓疊閣虎入置之見雲蘿扶婢出淒然慰弔曰
妾欲畱君但母喪未卜窀穸可懷牒到郡自投保無恙
也因取生胸前帶連結十餘扣囑云見官時拈此結而
解之可以弭禍生知其教詣郡自投太守喜其誠信又

正而寫俠
士此處先
虛後實

人間自是
清淨尤明
世界那能
容此齷齪
骯髒物

爽快乾淨

稽牒知其寃銷名令歸至中途遇袁下騎執手備言情
况袁憤然作色默不一語生曰以君風采何自汚也袁
曰某所殺皆不義之人所取皆非義之財不然則遺於
路者不拾也君教我固自佳然如君家鄰豈可畱在人
間耶言已超乘而去生歸殯母已柴門謝客忽一夜盜
入鄰家父子十餘口盡行殺戮止畱一婢席捲贖物與
僮分攜之臨去執燈謂婢汝認之殺人者我也與人無
涉並不啟關飛簷越壁而去明日告官疑生知情又提
生去邑宰詞色甚厲生上堂握帶且辨且解宰不能詰

急之而反
以得緩此
聞思有得
之言凡合
之而反以
得離樂之
而反以得
哀愛之而
反以得怨
榮之而反

又釋之既歸益目賴晦讀書早出一跛嫗執炊而已服
既闕日掃階庭以待好音一日異香滿院登閣視之內
外陳設煥然矣悄悄揭書簾則公主凝妝坐急拜之女挽
手曰君不信數遂使土木為災又以苦塊之戚遲我三
年琴瑟是急之而反以得緩天下事大抵然也生將出
賞治具女曰勿復須婢探檀看華熱如新出於鼎酒亦
芳冽酌移時日已投暮足下踏婢漸都亡去女四肢嬌
惰足股曲伸似無所着生狎抱之女曰君暫釋手今有
兩道請君擇之生攬項問故曰若為棋酒之交可得三

以得辱皆
可類推

未能免俗
聊復爾爾
可知仙入
下嫁亦只
逃不脫一
數字
無繁言無
響笑厚重
靜默確是
公主身分
特兒輕仇
只合幽之
而已

十年聚首若作牀第之歡可六年諧合耳君焉取生曰
六年後再商之女乃默然遂相燕好女曰妾固知君不
免俗道此亦數也因使生替婢媪別居南院炊爨紡織
以作生計北院中並無烟火惟棋枰酒具而已戶常闔
生推之則自開他人不得入也然南院人作事勤惰女
輒知之每使生往譴責無不具服女無繁言無響笑與
有所談但俯首微哂每並肩坐喜斜倚人生舉而加諸
膝輕如抱嬰生曰卿輕若此可作掌上舞曰此何難但
婢子之所為不屑耳飛燕原九姊侍兒屢以輕佻獲罪

雖是俗種
却是仙胎
不仙不俗
之間方是
福相方是
大器
生便代
與胎化何
殊

怒謫塵間又不守女子之貞今已幽之閣上以錦襦布
滿冬未嘗寒夏未嘗熱女嚴冬皆着輕縠生爲製鮮衣
強使着之踰時解去曰塵濁之物幾於壓骨成癆一日
抱諸膝上忽覺沉倍曩昔異之笑指腹曰此中有俗種
矣過數日蠶黛不食曰近病惡阻頗思烟火之味生乃
爲具甘旨從此飲食遂不異於常人一日曰妾質羸弱
不任生產婢子樊英頗健可使代之乃脫衷服衣英閉
諸室少頃聞兒啼啟屏視之男也喜曰此兒福相大器
也因名大器綳納生懷俾付乳媪養諸南院女自免身

三日不見
俗幃又深
入一層無
惑乎室中
無仙入者
終身以無

腰細如初不食烟火矣勿辭生欲暫歸甯問返期答以
三日鼓皮排如前狀遂不見至期不來積年餘音信全
渺亦已絕望生鍵戶下幃遂頌鄉薦終不肯娶每獨宿
北院沐其餘芳一夜輾轉在榻忽見燈火射窗門亦自
闕羣婢擁公主入生喜起問爽約之罪女曰妾未愆期
天上二日半耳生得意自詡告以秋捷意主必喜女慙
然曰烏用是儻來者爲無足榮辱止折人壽數耳三日
不見入俗幃又深一層矣生由是不復進取過數月又
欲歸甯生殊淒戀女曰此去定早還無煩穿望且生人

足榮辱之物自折壽數而不能離脫也。凡事皆有定數，搏節則長，恣縱則短，定而不可存乎其人。為狼子治一深圈，此其可素而不必素也。不營素也，然此圈也，治自仙人。

則可以治狼子，則可否則悞落。此固雖有仁厚之麟，執塵之馬，亦將終身陷阱而不能出矣。又何論豚犬。

為狼子治，固為佳婦。遺袴袴，能復噬，豈能克剛。母不以為。

○如深○夜○開○鐘○人○猛○有○
離合皆有定數，搏節之則長，恣縱之則短也。既去月餘，即返從此一年半歲，輒一行往往數月，始還生習為常。亦不之怪，又生一子女，舉之曰豺狼也。立命棄之，生不忍而止，名曰可棄。甫周歲，急為卜婚，諸媒接踵問其甲丁，皆謂不合，曰吾欲為狼子治一深圈，竟不可得。當令傾敗六七年亦數也。囑生日記取四年後侯氏生女，左脇有小贅，虎乃此鬼婦當婚之，勿較其門地也。即合書而誌之，後又歸甯不復返，生每以所囑告親友，果有侯氏女生有疣贅，侯賤而行惡，眾咸不齒，生竟媒定焉。大

器十七歲及第，娶雲氏，夫妻皆孝友。父鍾愛之，可棄漸長，不喜讀，輒偷與無賴博賭，恒盜物償戲債，父怒撻之，卒不改。相戒隄防，無所得。遂夜出，小為穿窬，為玉所覺，縛送邑宰。宰審其姓氏，以名刺送之歸。父兄共執之，楚掠慘棘，幾於絕氣。兄代哀免，始釋之。父忿恚，得疾，食銳減，乃為二子立析產書樓閣沃田，悉歸大器，可棄忽怒，夜持刀入室，將殺兄。悞中嫂先，是至有遺袴，絕輕，冥雲拾作寢衣，可棄砍之，火星四射，大懼奔去。父知病益劇，數月尋卒。可棄聞父死，始歸，兄善視之，而可棄益肆年。

子妻不以
為夫名月
可棄才草
與之皆兼
也有子有
田則誠可
棄而狼子
無所憑藉
矣至干彎
弓操刀傷
醫膿血要
之以誓食
之以盆化
其野心卒
為善士其
棄之其不
終棄之也
故不日夜

又不日鳩
盤茶不日
胸脂虎而
日狼子深
圖
擦戈而人
屏息而出
不似豺狼
直是鼠子
且是黔驢
是蛙鳴是
螳臂然亦
虧此婦人
說得出做
得出

餘所分田產畧盡赴郡訟兄官審知其人斥逐之兄弟
之好遂絕又踰年可棄二十有三侯女十五矣兄憶母
言欲急為完婚召至家除住宅與居迎婦入門以父遺
良田悉登籍交之曰數頃薄產為苦蒙死守之今悉相
付吾弟無行寸草與之皆棄也此後成敗在於新婦若
能令改行無憂凍餓不然兒亦不能填無底壑也侯雖
小家女然固慧麗可棄雅畏愛之所言無敢違每出限
以晷刻過期則詬厲不與飲食可棄以此少歛年餘生
一子婦曰我以後無求於人矣膏腴數頃母子何患不

溫飽無夫焉亦可也會可棄盜粟出賂婦知之彎弓於
門以拒之大懼避去窺婦入遂巡亦入婦操刀起可棄
返奔婦逐砍之斷幅傷鬢血沾襖履忿極往訴兄兄不
禮焉冤慚而去過宿復至跪嫂哀泣求先容於婦婦決
絕不納可棄怒將往殺婦兄不語可棄忿起操戈直出
嫂愕然欲止之兄目禁之俟其去乃曰彼故作此態實
不敢歸也使人覘之已八家門兄始色動將奔赴之而
可棄已屏息出蓋可棄入家婦方弄兒望見之擲兒牀
上覓得厨刀可棄懼曳戈反走婦逐出門外始返兄已

得其情故詰之。可棄不言。惟向隅泣目盡腫。兄憐之。親率之去。婦乃納之。俟兄出。罰使長跪。要以重誓。而後以瓦盆賜之食。自此改行爲善。婦持籌握算。日致豐盈。可棄仰成而已。後年七旬。子孫滿前。婦猶時將白髮使膝行焉。

異史氏曰。悍妻妬婦。遭之者如疽附於骨。死而後已。豈不毒哉。然砥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參苓所能及矣。而非仙人洞見臍腑。又烏敢以毒藥貽子孫哉。

落成

左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願與諸公。落成之注。宮室始成而祭之日。落成。

舍聲色

以柴其內。注柴塞也。後漢場震傳。于是柴門謝絕賓客。

帝前欲有所言

顧影見卷七。尚主前漢王吉傳。娶天

盧相輒

顧影見卷七。尚主前漢王吉傳。娶天

帝王之女尊而

玉趾見卷六。相宅先周公。一

尚之不敢言娶

玉趾見卷六。相宅先周公。一

楸枰

趙不詩吟。餘仍兀。枰侯宋史世謂駙馬。皮排按

與革囊通韋裏也

僑寓見卷二。刺葉生。一不相能見

見後漢杜詩傳

無志見卷二。超乘見卷五。苦塊見

三會

窈窕見卷一。無志見卷二。超乘見卷五。苦塊見

友于

窈窕見卷一。無志見卷二。超乘見卷五。苦塊見

四金

治具見卷一。牀第見卷一。掌上舞趙飛燕外傳

爲一

縹見卷二。兔身說文。兔生。儻來莊子繕性篇。今

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見卷二不齒見卷三無底見卷三

身物之一寄也梁彥鰲堯見卷二不齒見卷三無底見卷三

壑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吳萊詩東赴

先容見卷一向隅見卷三仰成真氏雜記臣盡智力以事上而君無

與焉陸判而巳賸行畫皮見卷一

洛城劉中堪少鈍而淫於典籍恒杜門攻苦不與世通

一日方讀忽聞異香滿室少間珮聲甚繁驚顧之有美

人入簪珥光采從者皆宮粧劉驚伏地下美人扶之曰

子何前倨而後恭也劉益惶恐曰何處天仙未曾拜識

此怒罵財
肅並其師
子亦已河
矣危坐焉
磚歷幾生
而復魂從
彼賊分盧
十亦將奈
七何哉陳
思時一見
感快賦不
虔作矣者
一書近來
佳婦既從
來從錦從
四虎戒好
分香乃名

前此幾時有悔美人笑曰相別幾何遂爾悻悻危坐磨
磚者非子也耶乃展錦韉設瑤漿促坐對飲與論今古
之事傳洽非常劉茫茫不知所對美人曰我只赴瑤池
一回宴耳子歷幾生聰明頓盡矣遂命待者以湯沃水
晶膏進之劉受飲訖忽覺心神發徹既而嚙暮從者盡
去息燭解襦曲盡歡好未曙諸姬已復集美人起粧容
如故鬢髮修整不再理也劉依依苦詰姓名答曰告即
不妨恐益君疑耳妾甄氏君公幹後身當日以妾故懼
罪心實不忍今日之會亦聊以報癡情也問魏文安在

臣勇古海
服以開臨
所分之香
於分于人
亦當來齒
矣馬向所
焉之由若
旬似罪

曰不不過賊父之庸子耳妾偶從宮闈者游戲數載過
卽不置念慮彼曩以阿瞞故久滯幽其今未聞知反是
陳思為帝典籍時一兒之旋兒龍輿止於庭中力以玉
指合贈劉作別登車雲推霧覆而去劉自是文思大進
然追念美人凝想若癡歷數月漸近羸殆母不知其故
憂之家一老嫗忽謂劉曰郎君意頗有所思否劉以其
言微中不能隱應曰唯唯嫗言郎作尺一書我能郵致
之劉驚喜曰子有異術向日昧於物色果能之不敢忘
也折簡為函付嫗便去半夜而返曰幸不悞事初登其

門門者以我為妖欲加繫繫我出郎君書彼乃將去少
頃喚入夫人亦歎歎自言不能復會便欲裁答我言郎
君羸憊非一字所能瘳也夫人少沉思乃釋筆云煩先
報劉郎當卽送一佳婦去臨行又囑適所言乃百年之
計但無妄傳便能永久劉喜何之明日果有老姥率一
女郎諸母所容色絕世自言陳氏女其所出名司香願
求作婦母愛之議聘更不索貨坐待成禮而去惟劉心
知其異陰問女係夫人何人答云妾銅雀故伎也劉疑
其為鬼女曰非也妾與夫人俱隸仙籍偶以罪過謫墮

一世之雄
而今尚在

想到分香
賈履時自
然恨入骨
髓

老瞞且無
可奈何術
士又焉能
為力

人間夫人已復舊位妾謫限未滿夫人請之天曹暫使
給役去雷皆在夫人故得常侍牀簀耳一日有瞽媪牽
黃大丐食其家拍板俚歌女出窺立未定犬斷索咋女
女駭走羅襟已斷劉以杖逐擊之犬猶怒齧斷幅頃刻
癡情所結慮劫難化耳碎嚼如麻瞽媪捉領毛縛之去劉入視女驚顏未定曰
卿仙人何乃畏犬曰君自不知犬乃老瞞所化益怒妾
老瞞出曉不守分香之戒也劉聞之欲買而杖斃之女曰不可上
帝所罰何得擅誅居二年見者皆驚其艷而審所從來
殊涉恍惚於是可疑為妖母詰劉劉亦微道其異母大

懼戒使絕之劉不聽母陰覓術士來作法於庭方規地
為壇女慘然曰本期白首今老母見疑自分義絕矣要
我去亦復匪難而豈禁呪所能遣耶乃束薪爇火拋置
堦下瞬息烟蔽房屋對面相失有聲震擊如雷既而烟
滅見術士七竅流血而死入室則女已渺呼媪問之媪
亦不知所之矣劉始告母媪益孤也
異史氏曰始於袁終於曹而後注意於公幹仙人不應
若是然平心而論奸瞞之篡子何必有貞婦哉犬瞞故
妓應大悟分香賣履之癡固猶然妬之耶嗚呼奸雄不

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已

危坐磨磚

與畧劉楨字公幹秉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建安十六年世子為五官中郎妙選文學使楨隨事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諸

臣皆伏而楨獨平視以此下獄他日上聞乃收楨減

死論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向方觀作者見楨危坐正

色磨石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武帝顧左右

大笑即阿瞞魚豢魏畧太陳思王遷封陳王卒謚曰

口赦之阿瞞祀小字一陳思王遷封陳王卒謚曰

思尺一書見卷二物色見卷一折簡見卷二銅雀故

妓魏志魏武遺令曰以吾按與伎人皆著一一臺分

上施六尺牀總帷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

香之戒見卷二始於袁終於曹魚豢魏畧建安中袁

女紹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

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首伏姑膝上五官將謂紹妻表

夫人扶甄令舉首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娶

宦娘

溫如春秦之世家也少癖嗜琴雖逆旅未嘗暫舍客晉

經由古寺繫馬門外將暫憩止人則有布衲道人跌坐

廊間筇杖倚壁花布囊琴溫觸所好因問亦善此耶道

人云顧不能工願就善者學之耳遂脫囊授溫溫視之

紋理佳妙畧一勾撥清越異常喜為撫一短曲道人微

笑似未許可溫乃竭盡所長道人哂曰亦佳亦佳但未

足為貧道師也溫以其言夸轉請之道人接置膝上裁

也。弟。則。亦。是。女。鬼。也。而。矣。
撥動覺和風自來又頃之百鳥羣集庭樹為滿溫驚極
拜請受業道人三復之溫側耳傾心稍稍會其節奏道
人試使彈點正疎節曰此塵間已無對矣溫由是精心
刻畫遂稱絕技後歸秦離家數十里日已暮暴雨莫可
投止路傍有小村趨之不遑審擇見一門匆匆遽入登
其堂聞若無人俄一女即出年十七八貌類神仙舉首
見客驚而走入溫時未耦繫情殊深俄一老嫗出問客
溫道姓名兼求寄宿嫗言宿當不妨但少牀榻不嫌屈
體可藉藁少選以燭來展草鋪地意良殷問其姓氏荅

云趙姓又問女郎何人曰此巨娘老身之酒子也溫曰

欲求姻好乃得寒修

不揣寒陋欲求援繫如何嫗蠶感曰此即不敢應命溫

詰其故但云難言悵然遂罷嫗既去溫視藉草腐溼不

堪臥處因危坐鼓琴以消永夜雨既歇冒雨遂歸邑有

琴似温家五鏡臺而又有一卷修助之

林下部郎葛公喜文士溫偶詣之受命彈琴簾內隱約

有眷客窺聽忽風動簾開見一及笄人麗絕一世益公

有女小字良工善詞賦有艷名溫心動歸與母言媒道

之而葛以溫勢式微不許然女自聞琴後心竊傾慕每

如此乃見其寒妙之力

冀再聆雅奏而溫以姻事不諧志乖意阻絕跡於葛氏

惜餘春詞
委婉纏綿
迴環往復
一字一轉
一字一彼
想奈何天
裡顛倒情
懷青草如
愁良宵似
歲海棠揚
柳與濃共
訴相思秋
水春山到
此空勞盼
望至於魂
驚玉漏夢
妒芳舍人
老三更春

歸四月前
木因恨而
成癡今則
因癡而益
恨矣愁腸
雜遂憑誰
辨新與舊
哉官娘雖
假此以作
蹇修而實
恨重泉傷
心薄命借
題月以搯
懷抱情見
乎辭矣

之門矣。一日女於園中拾得舊箋一折，上書惜餘春詞。
如抽繭如刺蒿曲折實編如泣如訴
云：因恨成癡，轉思作想，日日為情顛倒，海棠帶醉，楊柳
傷春，同是一般懷抱。甚得新愁舊愁，刻盡還生，便如青
草自別離，只在奈何天裏度，將昏曉今日箇，蹙損春山。
望穿秋水，道棄已拚棄了，芳舍妬夢玉漏驚魂，要睡何
能睡，好漫說長宵似年，儂視一年比更猶少，過三更已
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女吟咏數四，心好之懷，歸出錦
箋，莊書一通，置案間，踰時索之，不可得，竊意為風飄去。
適葛經閨門過，拾之，謂良工作，惡其詞，蕩火之而未忍。

言欲急離之，臨邑劉方伯之公子適來問名，心善之，而
猶欲一睹其人，公子盛服而至，儀容秀美，葛大悅，款延
優渥，既而告別，坐下遺女身一鈎，心頓惡其儂薄，因呼
媒而告，以故公子亟辯其誣，葛弗聽，卒絕之。先是葛有
綠菊種，吝不傳，其工以植閨中，溫庭菊忽有一二株化
為綠，同人聞之，輒造廬觀，溫亦寶之，凌晨趨視於畦，
畔得箋，寫惜餘春詞，反覆披讀，不知其所自，至以春為
已名，益惑之，卽案頭細加丹黃評語，藝嫗適葛聞溫菊
變綠訝之，躬詣其齋，見詞便取展讀，溫以其評藝奪而

按莎之葛僅睹一兩句益即闔門所拾者也。大疑並綠菊之種亦猜爲良工所贈。歸告夫人使逼詰良工。良工涕欲死而事無驗。見莫可取實。夫人恐其迹益彰。計不如以女歸溫。萬然之遙致溫。溫喜極。是日招客爲綠菊之宴。焚香彈琴。良夜方罷。既歸。寢齋。僮聞琴自作聲。初以爲僮僕之戲也。既知其非人。始自溫溫自詣之。果不妄其聲。梗澁似將效已而未能者。熱火暴人杳無所見。溫攜琴去。則終夜寂然。因意爲狐。固知其願拜門牆也。者遂每夕爲奏一曲。而設絃任操。若爲師。夜夜潛伏聽。

之至六。七夜居然成曲。雅足聽聞。溫既親迎。各述曩詞。始知竊好之由。而終不知所由來。良工聞琴鳴之異。往聽焉。曰：此非狐也。調懷楚有鬼聲。溫未深信。良工因言其家有古鏡。可鑑魘魅。即日遣人取至。伺琴聲。既作。握鏡遽入。火之果有女子在。倉皇室隅。莫能復隱。細視之。趙氏之宦娘也。大駭。窮詰之。泣然曰：代作蹇修。不爲無德。何相逼之甚也。溫請去鏡。約勿避諾之。乃囊鏡。女遙坐曰：妾太守之女。死百年矣。少喜琴。箏。箏已頗能。請之。獨此技未有嫡傳。重泉猶以爲憾。患顧時得聆雅奏。傾

鬼受業于
人人又受
業于鬼一
琴一箏各

得其傳借
逕獨新寫
來真是好
着

心向往又恨以異物不能奉衣裳陰為君膺合佳偶以
報眷顧之情劉公子之女為惜餘春之俚詞豈安為之
也酬師者不可謂不勞矣夫妻感拜謝之宦娘曰君之
業妾思過半矣但未盡其神理請為妾再鼓之溫如其
請又曲陳其法宦娘大悅曰妾已盡得之矣乃起辭欲
去良工故善箏聞其所長願一披聆宦娘不辭其調其
譜並非塵世所能良工擊節轉請受業女命筆為繪譜
十八章又起告別夫妻挽之良苦宦娘悽然曰君琴瑟
之好自相知音薄命人烏有此福如有緣再世可相聚

耳因以一卷授溫曰此妾小像如不忘媒灼當懸之臥
室快意時焚香一炷對鼓一曲則兒身受之矣出門遂
沒

讀此篇解不謂良工之歸於溫宦娘之力也顧溫之
感宦娘也以琴而溫之琴所以能感宦娘者實得之
布衲道人則謂道人為琴師也可謂道人為月老也
亦可夫溫之受業於布衲已是塵間無對矣初未聞
其有所酬也乃永夜之消何與人事即欲求援繫亦
已聞言而悵然一曲自彈豈得謂鳳求凰哉無端而

調寄餘春拾得舊箋之句花分綠菊偷來綉閣之香
種種猜疑班班顛倒調他人之琴瑟代薄命之裳衣
雖則設絃操縵自命為師倘非借鑑照形焉知是鬼
拜門牆者不可謂不誠酬師恩者不可謂不勞矣非
道人之力而誰之力哉君固曲陳其法安亦盡得其
傳高山流水知音只在黃泉逸響新聲絕調復傳塵
世以受業之高弟轉為傳鉢之名師繪以小像供以
辦香可以攄銘心之感可以結再世之緣矣豈第一
彈再鼓借酬蹇修而已哉

逆旅

見卷二
巧娘

跌坐

見卷一
瞳人語

勾撥

琴譜中指入絃曰勾
出絃曰剔食中二指

輕撫雙絃而人得一聲

日撥

食指出絃曰挑

小選

見卷一
孤嫁女

猶子

見卷五
力將軍

大

援繫

見卷四
阿織

及笄

見卷一
青鳳

奈何天

春山

見卷七
鴉頭

秋

水

見卷二
鳳

漏

見卷一
妖術

一通

按書首尾全曰通後漢
書崔實論當世便事數

問名

見卷二
陳雲棲

丹黃

十條仲長統曰凡為人

主宜寫一

置之坐側

西陸判

一

問名

見卷二
陳雲棲

丹黃

唐書陸龜蒙傳得書熟誦乃錄譬比勤勤

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

陸龜蒙幽居賦序且用

子因雅琴以致思其道

而

且用

且用

且用

貽于好事

琴操

劉向別錄君子因雅琴以致思其道

而

而

而

而

而

災害不失其操也

塞修

見卷五
辛

異物

見卷二
廌合

廌合

廌合

廌合

集韻一音

擊節

見卷三
林四娘

而

而

而

而

而

阿繡

劉固情痴
女亦慧種
半價之返
其在赤上
相戲後乎
舌舐紙包

海州劉子固十五歲時至葢省其舅見雜貨肆中一女
子姣麗無雙心愛好之潛至其肆託言買扇女子便呼
其父父出劉意沮故折閱之而退遙覩其父他往又趨
之女將覓父劉止之曰無須但言其價我不靳直耳女
如言故昂之劉不忍爭脫貫逕去明日復往又如之行
數武女追呼曰反來適偽言耳價奢過富因以半價返
之劉益感其誠蹈隙輒往由是日熟女問郎君何所以
實對轉詰之自言姚氏臨行所市物女以絕代裏完好

若有意若
無意半月
劉歸之後
與將歸廣
甯之先及
已歸廣甯
之日其情
懷悵望亦
可想而知
矣

已而以舌舐粘之劉懷歸不敢復動恐亂其舌痕積半
月為僕所窺陰與舅力要之歸意惓惓不自得以所市
香帕脂粉等類密置一篋無人時輒闔戶自檢一過觸
類渴思次年復至葢囊裝甫解即趨女所至則四字闔
焉失望而返猶意暫出未復甯起又赴之扁如故問諸
鄰居始知姚原廣甯人以貿易無重息故暫歸去又不
審何時可以復來神志乖喪居數日怏怏而歸為之卜
婚屢梗母議母怪怒之僕私以曩情告母母益防閑之
葢之途由是遂絕劉忽忽不樂減食廢學母憂思無計

念不如從其志於是刻日辦裝使如益轉奇語舅媒合
之舅承命詣姚踰時而返謂劉曰事不諧矣阿繡已字
廣甯人劉低頭喪志心灰望絕既歸捧篋潸泣而徘徊
文○生○情○情○生○文○合○人○自○助○神○遠○恍○惚○不○可○爲○家
虞念冀天下有似之者適媒來豔稱復州黃氏女劉恐
不確命駕至復入西門見北向一家兩扉半開內一女
郎怪似阿繡再屬目之且行且盼而入直是無訛劉大
動疑因傲居東鄰細詰其家爲李氏反復凝念天下當
有如此相似者耶居之數日莫可資緣惟日耿耿伺候
於其門以冀女郎復出一日日方夕女果出忽見劉卽

反身掩扉以手指其後又復掌及額乃入劉喜極但不
能解凝想移時信步詣舍後見荒園寥廓西有短垣畧
可及肩豁然頓悟遂躡伏露草中久之有人自牆上露
其首少語曰來乎劉譁而起細視真阿繡也因之大慟
涕墮如練女隔堵探身以巾拭其淚所以慰藉之良殷
劉曰百計不遂自謂今生已已何意復有今夕顧卿何
至此曰李氏妾表叔也劉請踰垣女曰君先歸遣從人
他宿妾當自至劉如其教坐伺之少間女悄然入版飾
不甚炫麗袍袴猶昔劉挽坐備道艱苦因問聞卿已字

何未醮也。女曰：言妾受聘者妾也。家君以道里賒遠，不願附公子爲婚。如此或舅氏託言以絕君望耳。旣就枕，席款接之懽不可言。喻四更遽起，過牆而去。劉自是如復之，初念悉忘而旅居半月，絕不言歸。一夜僕起飼馬，見室中燈燭猶明，窺之望見阿繡，大駭不敢詰。王且訪市肆，始反而詰劉曰：夜與往還者何人也？劉初諱之。僕曰：此第岑寂，鬼狐之藪，公子亦宜自愛。彼姚家女郎何爲而至於此？劉始覿然曰：西鄰其表叔有何疑沮？僕言我已訪之最審，東鄰止一孤媪，西家一子尚幼，別無密

戚所遇當是鬼魅不然焉有數年之衣尙未易者且其

○若○入○心○者○世○不○以○皮○相○也

面色過白兩頰少瘦笑處無微渦不如阿繡美劉反覆

回思乃大懼曰且爲奈何僕謀俟其來操兵入擊之至

暮女至謂劉曰知君見疑然妾亦無他不過了此夙分

耳言未已僕排闥驟入女呵曰可棄而兵速具酒與主

人言別僕自投其刃若或奪焉劉益恐強設酒饌女談

笑如常謂劉曰悉君心事方且圖效繡薄何勞伏戎妾

雖非阿繡頗自謂不亞之君視之猶否耶劉身毛俱豎

默不得語女聽漏三催把琰一呷起曰我且去待花燭

後再與君家美人較優劣也轉身遂查劉信狐言逕如
益怨舅之誑已也亦不舍於其家寓近姚氏託媒自通
啗以重賂姚妻言小郎爲覓婿於廣甯若翁以是故去
就否良不可知須彼旋時方可作計較劉聞之徬徨無
以自主惟堅守以伺其歸踰十餘日忽聞兵警猶以詭
傳自解又久之信益急乃趣裝行中途遇亂主僕相失
爲偵者所擄以劉文弱疎其防盜馬亡去至海州界見
一女子蓬髻垢耳步履蹉跌劉馳過之女子呼曰馬上
劉郎非乎劉停鞭審顧益阿繡也心仍訝其爲狐曰汝

水真阿繡偏說

廣阿繡真阿繡耶女問何出此言劉述所遇女曰妾真阿繡非
廣冒者父攜妾自廣甯歸遭變被虜授馬屢墮忽一女
子握腕趣遁荒竄軍中亦無詰者女子健步若駛苦不
能從百步而屣屢褪焉久之聞號嘶漸遠乃釋手曰別
矣前皆坦途可緩行愛汝者將至宜與同歸劉知是狐
感之因述其畱益之故女言其叔爲擇婿於方氏未委
禽而亂適作劉始知身言非妾攜女馬上疊騎歸入門
則老母無恙大喜繫馬而入述所自來母亦喜爲之盥
濯倂竟容光煥發益喜曰無怪癡兒魂夢不忘也遂設

姻褥使從已宿。又遣人赴蓋寓書於姚。不數日姚夫婦俱至。卜吉成禮。乃去。劉藏篋簪封嚴。然有粉一函。啟之化爲赤土。異之女掩口曰：數年之盜。今始發覺矣。爾日見耶。任妾包裹。更不審及真偽。故以此相戲耳。方笑嬉間。一人舉簾入曰：快意如此。當謝蹇修矣。劉視之。又一阿繡也。急呼母。母及家人悉集。無有能辨識者。劉回首得語純細。細傳授。亦迷。注目移時始揖而謝之。女子索鏡自照。赧然趨出。尋之已渺矣。夫妻感其義。爲位於室而祀之。一夕劉醉歸室。暗無人。方自挑燈。而阿繡至。劉挽問何之。笑曰：酒

臭熏人。使人不耐。如此盤詰。誰作桑中逃耶。劉笑捧其及辨其兩頰。肥瘦矣。頰。女曰：郎視妾與狐姊孰勝。劉曰：卿過之。然皮相者不能辨也。已而闔屏相狎。俄有叩關者。女起笑曰：君亦相皮者也。劉不解趨啟門。則阿繡入。大愕。始悟適與語者。狐也。暗中猶聞笑聲。夫妻望空而禱。祈求現相。狐曰：我不願見阿繡。問何不另化一貌。曰：我不能問何故。不能曰：阿繡吾妹也。前世不幸天殞。生時與余從母至天宮。見西王母心竊愛慕。歸卽刻意效之。妹子較我慧。二月神似我。學三年而後成。然終不及也。今已隔世。自謂過

之不意猶昔耳我感汝兩人誠意故時一相過今且去矣遂不復言自此三五日輒一來一切疑難悉決之值阿繡歸甯來常數日不去家人皆懼避之有亡失則華妝端坐插玳瑁簪數寸長朝家人而莊語之所竊物夜當送至某所不然頭痛大作勿悔天明果於某所得之阿繡今轉以真阿繡效廣阿繡作結冬心替麥乃爾三年後絕不復來偶失金帛阿繡效其裝束以嚇家人亦屢效焉

阿繡已字廣甯人誠絕望矣不如益而如復亦不過冀天下自似之者耳乃不謂天下竟有如此相似者

牆上小語細視真阿繡也袍袴猶昔聞訊真阿繡也如復之初念悉忘又豈或有如益之轉念乎乃窺見阿繡者且大駭也明明阿繡而乃詰其何人詰其何爲而至於此也且謂不如阿繡美而阿繡成鬼魅矣阿繡而自謂非阿繡又自謂不亞阿繡而欲較優劣於阿繡縹緲自效消息潛通是阻其如復之初念者此阿繡也導其如益之轉念者此阿繡也導其如益而聞警而遇亂而被擄而盜馬亡去者此阿繡也乃導劉至海州界者一阿繡蓬髮垢耳步履蹉跌呼馬

上劉郎者又一阿繡見真阿繡而疑其爲廣阿繡自
辨非廣阿繡而此一阿繡乃其雜貨肆中之阿繡
矣顧此一阿繡者來自廣甯歸途被虜而握腕趣遁
健步若駛者一阿繡也若不能從百步而屣屣褪者
又一阿繡也愛汝者將至阿繡別矣阿繡歸矣函封
赤土盜始發覺此時笑嬉之阿繡誰復計其真耶廣
耶不意塞簾人者又一阿繡也不惟母及家人不能
辨識其真阿繡廣阿繡卽真阿繡又豈能斥其爲廣
阿繡哉注目移時猶是僕人不如阿繡美之一言耳

照鏡赧然無惑乎疑見魂夢不忘此阿繡也卿過狐
姊未知狐姊卽卿捧頰而皮相之以廣作真以不及
爲過其醉耶其相皮而不能辨耶究之似阿繡者愧
不如阿繡阿繡者不願見阿繡乃知學之而得其
貌者終不及學之得其神者也然學有淵源終非效
顰者比故以似阿繡者代真阿繡而阿繡神且以真
阿繡者效廣阿繡而阿繡益神

折閱楊子良賈不爲一一不市注武見卷一扇見卷
娜事不諧矣見卷七八大王醮見卷一排閱見卷二
糟糠之妻注醮見卷一醮見卷一醮見卷一
醮見卷一醮見卷一醮見卷一

編薄

見卷一青鳳

漏

見卷一妖術

花燭

見卷二蓮香

小郎

按嫂謂叔

曰一

一

世說王夷甫妻郭氏貧鄙合婢擔糞夷甫弟澄諫之郭大怒曰夫人臨終以一屬新婦不以新婦屬

趣裝

見卷一嬌娜

偵

見卷二運香

磨肩

正韻磨音雁與修同

偽也亦作雁

按

按

按

非子說林齊人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雁委禽見卷一往齊人曰廣也魯人曰真也字本此阿寶

蹇修

見卷五辛十四娘

桑中逃

見卷三陳雲棲

皮相

高上傳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

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曰

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問其姓名曰吾子皮

相之士何足

以語姓名也

西王母見卷七鞏仙

小翠

王太常越人總角時晝卧榻上忽陰晦巨霆暴作一物

大於猫來伏身下展轉不離移時晴霽物即逕去視之

非猫始怖隔房呼兄兄聞喜曰弟必大貴此狐來避雷

霆劫也後果少年登進士以縣令入為侍御生一子元

豐絕癡十六歲不能知牝牡因而鄉黨無與為婚王憂

之適有婦人率少女登門自請為婦視其女嫣然展笑

真仙品也喜問姓名自言虞氏女小翠年二八矣與議

聘金曰是從我糠覈不得飽一旦置身廣廈役婢僕厭

膏梁彼意適我願慰矣豈賣菜也而索直乎夫人悅優

厚之婦即命女拜王及夫人囑曰此爾翁姑奉事宜謹

我大忙且去三數日當復來王命僕馬送之婦言鄉里不遠無煩多事遂出門去少翠殊不悲恻便即奩中翻取花樣夫人亦愛樂之數日婦不至以居里間女女亦愍然不能言其道路遂泊別院使夫婦成禮諸戚聞捨得貧賤家兒作新婦共笑嫻之見女皆驚羣議始息女又甚慧能窺翁姑喜怒王公夫婦寵惜過於常情然惕惕焉惟恐其憎子癡而女殊懂笑不為嫌第善諶刺布作圓踢蹴為笑着小皮靴蹴去數十步給公子奔拾之公子及婢恒流汗相屬一日王偶過圓窳然來直中面

目女與婢俱欲迹去公子猶踴躍奔逐之王怒投之以石始伏而啼王以狀告夫人夫人往責女女惟俛首微笑以手剗牀既退敢蹴如故以脂粉塗公子作花面如鬼夫人見之怒甚呼女諾罵女倚几弄帶不懼亦不言夫人無奈之因杖其子元豐大號女始色變屈膝乞宥夫人怒頓解釋杖去女笑拉公子公子入室代撲衣上塵拭服淚摩挲杖痕解以棗栗公子乃收涕以忻女闔戶復裝公子作霸王作沙漠人已乃艷服束細腰扮虞美人娑娑作帳下舞或髻插雉尾撥琵琶丁丁縷縷然

絕大智謀
而出之以
莫測
可與韓非
子過書舉
燭事並觀
而敘次作
葫蘆提語
尤妙
老賊中吾
計矣如此

行為何必
改只合笑
且合拍掌
大笑
給諫為鬼
為賊限解
冠矣不料
閨中有身
運奇謀於
幃幄之中
玩孺子於
殿堂之上
撥心入適
自禍耳焉
能禍人

喧笑一室日以爲常王公以子癡不忍過責婦即微聞
焉亦若置之同巷有王給諫者相隔十餘戶然素不相
能時值三年大計吏忌公握河南道篆思中傷之公知
其謀憂慮無爲計一夕早寢女冠帶飾冢宰狀翦素綵
作濃髭又以青衣飾兩婢爲虞侯竊跨廐馬而出戲云
將謁王先生馳至給諫之門即以鞭撻從人言曰我
謁侍御王雷謁給諫王耶回轡而歸比至家門門者悞
以爲真奔白王公公急起承迎方知爲子婦之戲怒甚
謂夫人曰人方蹈我之瑕反以閨閣之醜登門而告之

余禍不遠矣夫人怒奔女室詎讓之女惟憨笑並不置
詞撻之不忍出之則無家夫妻懊怨終夜不寢時冢宰
某公赫甚其儀采服從與女偽裝無少殊別王給諫亦
悞爲真屢偵公門中夜而客未出疑冢宰與公有陰謀
次日早朝見而問曰昨夜相公至君家耶公疑其相譏
斯顏唯唯不甚響答給諫愈疑謀遂寢由此益交驩公
公探知其情竊喜而陰囑夫人勸女改行女笑應之逾
歲首相免適有以私函致公者誤投給諫給諫大喜先
託善公者往假萬金公拒之給諫自詣公所公覓巾袍

並不可得給諫伺候久怒公慢慣將行忽見公子衮衣
何處設法運籌帷幄法屏千里單刀匹馬斬將而歸
 旒冕有女子自門內推之以出大駭已笑撫之脫其服
 冕襪之而去公急出則客去已遠聞其故驚顏如土大
 哭曰此禍水也指日赤吾族矣與夫人操杖往女已知
 之闔屏任其詬厲公怒斧其門女在內含笑而告翁無
中吾計矣乃錐谷錐彼自致之世能胎言及親翁若
 怒有新婦在刀鋸斧鉞婦自受之必不令貽害雙親翁
此是欲壞汝萬里長城耶
 若此是欲殺婦以滅口耶公乃止給諫歸果抗疏揭王
 不軌衮冕作據上驚駭之其旒冕乃梁黠心所製袍則
 敗布黃袂也上怒其誣又召元豐至見其憨狀可掬笑

日事戲笑
 信之鄰里
 達之朝廷
 方知前此
 費了多苦
 苦心用了
 多少苦力
 仍作葫蘆
 提語粧癡
 粧頭是生
 乎得意之
 筆

曰此可以作天子耶乃下之法司給諫又訟公家有妖
賦笑王夫火候至此全效
 人法司嚴詰臧獲並言無他惟顛婦癡兒日事戲笑鄰
 里亦無異詞案乃定以給諫充雲南軍王由是奇女又
自是得意止不
 以母久不至意其非人使夫人探詰之女但笑不言再
堪為俗人言
 復窮問則掩口曰見玉皇女母不知耶無何公擢京卿
 五十餘每患無孫女居三年夜夜與公子異寢似未嘗
 有所私夫人昇榻去囑公于與婦同寢過數日公子告
 母曰借榻去悍不還小翠夜夜以足股加腹上喘氣不
 得又慣搯人股裏婢媼無不粲然夫人詞拍合去一日

觀小翠之所行可謂從容有度矣當夫婦成禮之後其翁姑固嘗惕息焉惟恐其稍子療者爾時即用糞蒸衾蒙之街胡不可也乃不以爲嫌而反給之裝之若惟恐其癡之不可者疑不可

女浴於室公子見之欲與偕笑止之諭使姑待既出乃更瀉熱湯於甕解其袍袴與婢扶人之公子覺蒸悶大呼欲出女不聽以衾蒙之少時無聲啟視已死女坦笑不驚與置林上拭體乾潔加復被焉夫人聞之哭而入罵曰狂婢何殺吾兒女鞫然曰如此疑兒不如無有夫也易之可也人益恚以首觸女婢輩爭曳勸之方紛譟間一婢告曰公子呻矣夫人輟涕撫之則氣息休休而大汗浸淫沾浹裊禱食頃汗已忽開目四顧徧視家人似不相識曰我今回憶往昔都如夢寐何也大人以其言不癡大異

之攜察其父屢試之果不癡大喜如獲異寶乃還榻故處更設衾枕以覘之公子入室盡遣婢去早窺之則榻虛設自此癡顛皆不復作而琴瑟靜好如形影焉年餘公爲給諫之黨奏劾免官小有望悞舊有廣西中丞所贈玉瓶價累千金物出以賄當路女愛而把玩之失手墮碎慙而自投公夫婦方以免官不快聞之怒交口呵罵女忿而出謂公子曰我在汝家所保全者不止一瓶何遂不少存面目實與君言我非人也以母遭雷霆之劫深受而翁庇翼又以我兩人有五年夙分故以我來

變眉目而
焚圓視爭
憐妬寵至
臥病時不
皆相見以
爲他日相
思之地者
其用情孰
得孰失孰
深孰淺

用而可用
視乎用之
之人耳用
我之疑啓
彼之疑致
我之疑談
笑之問雄
兵已却高
鳥邊良弓
藏夫而後
癡兒可無
有矣鄉使
驟化癡顛
急調琴瑟
敵勢方盛
何以破之
是曩恩終

報曩恩了宿願耳身受唾罵擢髮不足以數所以不即
行者五年之愛未盈今何可以暫止乎盛氣而出追之
已杳公爽然自失而悔無及矣公子入室睹其賸粉遺
釵慟哭欲死寢食不甘日就羸悴公大憂急爲膠續以
解而公子不樂惟求良工畫小翠像日夜澆禱其下幾
二年偶以故自他里歸明月已皎村外有公家亭園騎
馬經牆外過聞笑聲停轡使廐卒捉鞵登鞍以望則二
女郎遨戲其中雲月昏濛不甚可辨但聞一翠衣者曰
婢子當逐出門一紅衣者曰汝在吾家園亭反逐阿誰

翠衣人曰婢子不羞不能作婦被人驅遣猶冒認物產
耶紅衣者曰索勝老大婢無主顧者聽其音酷類小翠
疾呼之翠衣人去曰姑不與若爭汝漢子來既而紅衣
人來果翠也喜極女令登垣承接而下之曰二年不見
瘦骨一把矣公子握手泣下具道相思女言妾亦知之
但無顏復見家明今與大姊遊戲又相邂逅足知前困
不可逃也請與同歸不可請止園中許之遣僕奔白夫
人夫人驚起駕肩輿而往啟鑰入亭女趨下迎拜夫人
捉臂流涕力白前過幾不自容曰若不少記榛梗請備

未報宿願
仍難了也
失手碎玉
瓶有所藉
口而飄然
以夫急流
勇退小翠
有焉即謂
墮瓶為脫
可身之計也

歸慰我遲暮女峻辭不可夫人慮野亭荒寂謀以多人
可以行矣託故而去虛幾絕此情終不四君使君康
服役女曰我諸人悉不願見惟前兩婢朝夕相從不能
復止固亭焚回終像殿勤勞非化貌慰思而指小翠
無眷注耳外惟一老僕應門餘都無所復須悉如其言
之盛氣而由假也非真也
託公子養病園中日供食用而已女每勸公子別婚公
子不從後年餘女眉目音聲漸與曩異出像質之迥若
兩人大怪之女曰視妾今日何如疇昔矣公子曰今日
美則美然較昔則似不如女曰意妾老矣公子曰二十
餘歲人何得速老女笑而焚圖救之已燼一日謂公子
曰昔在家時阿姑謂妾抵死不作繭今親老君孤妾實

不能產育恐悞君宗嗣請娶婦於家且晚奉翁姑君往
來於兩間亦無所不便公子然之納幣於鍾太史之家
吉期將至女為新人製衣履賚送母所及新人入門則
言貌舉止與小翠無毫髮之異大奇之往至園亭則女
已不知所在問婢婢出紅巾曰娘子暫歸留此貽公
子展巾則結玉玦一枚心已知其不返遂攜婢俱歸雖
頃刻不忘小翠幸而對新人如覩故好焉始悟鍾氏之
姻女預知之故先化其貌以慰他日之思云
異史氏曰一狐也以無心之德而猶思所報而身受再

造之福者顧失聲於破甑何其鄙哉月缺重圓從容而去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於流俗也

狐來避劫亦其常耳率女登門自請為癡兒婦其圖報抑何厚也女寓黠於權伏警於戲使欲甘心我者自設阱而自陷之可不謂神乎况癡兒入甕換骨脫胎不惟再造吾家亦且克昌厥後矣奈何以玉瓶之碎唾罵交加貌茲斗筲安可片刻止乎小像尙存郎心未死二年來一把瘦骨差可以修目前之因耳豈澆禮有靈遂不嫌被人驅逐之羞而為此邂逅耶嫁

衣代作玉玦留貽化笑貌於新人慰懷思於後日若

小翠者其怵而多情者耶抑多情而仙者也

禍水

飛燕外傳成帝被香博士淳方城教授赤族楊

解嘲

宮中見飛燕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吾之

嘗曝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

一婢

見之張后懼事洩乃抵死不

日卿

抵死不作繭及文皇登極顯奏曰今日得作繭

與三品

郭林宗別傳鉅鹿孟敏客居太原嘗至

見而異之

日壞甑可憐何以不顧孟曰甑已破

矣顧之何益

林宗賞其介決合讀書遂知名

見卷四

嫣然見卷二糠覈見卷六豈賣菜也而索直

乎未詳疑卽用續幽怪錄笑見卷四不相能見

三會大計吏周禮天官小宰以大計弊羣吏之治注

虞候見脫脫宋史注宋時偵見卷二臧獲司馬遷報

所破虜爲奴隸也韋昭曰羌人以婢爲妻生子曰

婢賤稱也刑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

北鄙燕之南郊凡民男而媾謂之一女而婦奴謂

之一按服虔通俗文曰古無奴婢就犯事者或原

獲得爲奴婢亦似近理因附識之昇見卷一粲然

足以數續見卷五膠續帝絃絕以膠續之終日射不斷

種梨鞞然見卷一形影傳元歌君如影兮隨擢髮不

帝大悅名續絃膠以爲血爲之也今取爲續婚之喻

之宋陶穀使江南媿彼素若蘭何琵琶發盡相思調

知音少待得爲一决荀子絕人以一反絕以環嚴

得一則去取訣絕之再造見卷一

細柳娘中都之士人女也或以其腰娘可愛戲呼之細

柳云柳少慧解文字喜讀相人書生平簡默未嘗言人

臧否但有問名者必求一親親其人閱人甚多但言未

可而年十九矣父母怒之曰天下迄無良匹汝將以了

角老耶女曰我實欲以人勝天顧久而不就亦吾命也

命定有非人力所能

細柳

接物從入之道不當如是耶

見卷一

為者君父
即天也惟
君父之命
是聽即聽
天命矣可
知命之既
定即精相
人書亦屬
無益

今而後請惟父母之命是聽時有高生者世家名士聞
命焉不可強而為之也
細柳之名委禽焉既醮夫妻甚得生前室有遺孤小字
長福時五歲女撫養周至女或歸甯福輒號啼從之呵
遣所不能止年餘女產一子名之長怙生問命名之義
荅言無他但望其長依膝下耳女於女紅疎畧常不留
此則皆從言想人書得來
意而於畝之東南視之多寡按籍而問惟恐不詳久之
謂生曰家中事請置無顧待妾自為之不知可當家否
生如言半載而家無廢事生亦賢之一日生赴鄰村飲
適有追逋賦者打門而諄遣奴慰之弗去乃趣僮召生

歸隸既去生笑曰細柳今始知慧女若癡男耶女聞
每類大吳
之俯首而哭生驚挽而勸之女終不樂生不忍以家政
累之仍欲自任女又不肯晨興夜寐經組彌勤每先一
年即備來歲之賦以故終歲未嘗覓催租者一至其門
又以此法計衣食由此用度益紓於是生乃大喜嘗戲
之曰細柳何細哉眉細腰細波細且喜心思更細女
對曰高郎誠高矣岳高志高文字高但願壽數尤高村
中有貨美材者女不惜重直致之價不能足又多方乞
貸於戚里生以其不急之物固止之卒弗聽蓄之年餘

或謂母之處
處恬也更
毒於禍恬
所出也其
分則然也
白是淺之

里有喪者以倍贖諸其門生利而謀諸女女不可問
我○心○傷○悲○不○是○以○吾○人○
其故不語再問之熒熒欲佛心異之然不忍重拂焉乃
罷又踰歲生年二十有五女禁不令遠遊歸稍晚童僕
招請者相屬於道於是同人咸戲謔之一日生如友人
飲覺體不快而歸至中途墮馬遂卒時方溍著幸衣衾
以○上○有○細○如○之○行○以○下○有○細○如○之○地○
皆所昔備里中始共服細娘智福年十歲始學為文父
既歿嬌情不肯讀輒亡去從牧兒邀譙訶不改繼以夏
楚而頑冥如故母無奈之因呼而諭之曰既不願讀亦
復何能相強但貧家無冗人可更若衣便與僮僕其操

乎窺細柳
也福之過
不過嬌隋
不肯續而
已願從牧
兒邀即以
技兒苦之
知牧之苦
則必知讀
之樂故悔
之之道至
之食而止
若恬者日
心浮蕩沈
溺於邪不
快所欲不
已也不受
大創不已

作不然鞭打勿悔於是衣以敗絮使牧豕歸則自掖陶
也
器與諸奴啖餽粥數日苦之泣跪庭下願仍讀母返身
固○是○權○術○然○湯○身○旬○時○疾○湯○去○外○矣
向壁置不聞不得已執鞭啜泣而去癸秋向盡體無衣
之○死○也○而○後○生○之○妙○法○也
足無履冷雨沾濡縮頭如丐里人見而憐之納繼室者
隱○忍○受○勞○此○則○從○一○二○經○廿○二○史○中○特○求○非○和○人○書
皆引細娘為戒晴有煩言女亦稍稍聞之而漠不為意
所○有○也
福不堪其苦棄豕逃去女亦任之殊不追問積數月乞
食無所憔悴自歸不敢遽入哀鄰嫗往白母女曰若能
受百杵可來見不然早復去福聞之驟人痛哭願受杖
母問今知悔乎曰悔矣曰既知悔無須撻楚可安分牧

也。以三十金縱其私。以一銖金挫其志。使知烟花中無可樂。無可戀。則蕩心死而愧心。生合而觀之。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也。彼賢母心中豈有前子自出之見哉。

豕再犯不宥。福大哭曰：願受百杖，請復讀。女不聽。鄰姬○救○家○妙愆患之，始納焉。濯膚投衣，令與弟怙同師，勤身銳慮，大異。往昔三年游泮中，丞楊公見其文而器之，月給常廩，以助燈火。怙最鈍，讀數年不能記姓名，母令棄卷而農。怙遊閒憚於作苦，母怒曰：四民各有本業，既不能讀，又不欲耕，甯不溝瘠死耶！立杖之。由是率奴輩耕作，一朝晏起，則詆罵從之，而衣服飲食，母輒以美者歸。兄怙雖○恩不敢言，而心竊不能平。農工既畢，母出賃，使學負馱。怙淫賭，入手喪敗，詭托盜賊，運數以欺其母。母覺之，杖責

瀕死。福長跪哀乞，願以身代。怒始解。自是一出門，母輒探察之，怙行稍斂，而非其心之所得已也。一日，請母將從諸賈入洛，實借遠游以快所欲，而中心惕惕，惟恐不○遍○送○其○活○人○不○能○測遂。所請母聞之，殊無疑慮，即出碎金三十兩為之具裝，未又以銖金一枚付之，曰：此乃祖宦囊之遺，不可用去。聊以壓裝備急可耳。且汝初學跋涉，亦不敢望重息，只此三十金得無虧負足矣。臨行又囑之，怙諾而出。忻忻意自得，至洛謝絕客侶，宿名娼李姬之家，凡十餘夕，散金漸盡，自以巨金在橐，初不以空匱為慮，及取而斫之

則偽金耳大駭失色李媪見其狀冷語侵客怙心不自

安然囊空無所向往猶冀難念夙好不即絕之俄有二

人握索入驟繫項領驚懼不知所為良問其故則姬已

竊偽金去首公庭矣至官不容置詞梏掠幾死收獄中

又無資斧大為獄吏所虐乞食於囚荷延餘息初怙之

行也母謂福曰記取廿日後當遣汝至洛我事煩恐忽

忘之福請所謂黯欲懸不敢復請而退廿日而問之

歎曰汝弟今日之浮蕩猶汝昔日之廢學也我不冒惡

名汝何以有今日人皆謂我忍但淚浮枕簟而人不知

其蕩心打神算真不可測

有此妄想孟服付偽金之所以死

時同

相提並論字字心血字字金石石三復之亦法數行

耳因泣下福侍立敬聽不敢研詰泣已乃曰汝弟蕩心

不死故授之偽金以挫折之今度已在縲縶矣中丞待

汝厚汝往求焉可以脫其死難而生其愧悔也福立刻

而發比入洛則弟被逮已三日矣即獄中而望之怙奄

然面目如鬼見兄涕不敢仰福亦哭時福為中丞所契

異故遐邇皆知其名邑宰知為怙兄急釋怙至家猶恐

母怒膝行而前母顧曰汝願遂耶怙零涕不敢復作聲

福亦同跪母始叱之起由是痛自悔家中諸務經理維

勤即偶情母亦不呵問之凡數月並不與言商賈意欲

妙算無遺

止此二語費盡無限心機流出無傷眼

何以應遂好之不得詞其知性

不蓋倍德金之得力可少也

自請而不敢以意告兄。母聞而喜，并力質貸而付之。牛載而息倍焉。是年福秋捷，又三年登第，貨殖累巨萬矣。邑有客洛者，窺見太夫人，年四旬，猶若三十許人，而衣妝樸素，類常家云。

異史氏曰：黑心符出，蘆花變生，古與今如一邱之貉，良可哀也。或有避其謗者，又每矯枉過正，至坐視兒女之放縱而不一置問，其視虐遇者幾何哉！獨是日捷所生，而人不以為暴施之異腹兒，則指摘叢之矣。夫細柳固非獨忍於前子也，然使所出而賢，亦何能出此心以自

白於天下，而乃不引嫌，不辭謗，卒使二子一貴一富，表於世。此無論閨闈，富亦丈夫之錚錚者矣。

細柳誠智矣，誠細心矣，願其理家政於高之在生，與其借衣棺於高之將死，亦奚足異所難者其教子耳。福非前失之遺孤，而女撫養周至者乎？十歲兒有何知識，譎訶不改，夏楚不改，使自以為繼母也者，而隱忍之姑，聽之博慈愛之名，避殘忍之謗，雖曰生之實死之耳，不令其到山窮水盡時，必不知悔，令其知我之所以處之者，只此欲其知悔之心，則且有所恃而

終不肯悔夫至於必求其悔而又不使其知我所以
求其知悔之心則必體無衣足無履縮頭如丐見者
皆憐而嘖有煩言矣目不避之名使人皆謂我忍而
甘自居於忍至逃去不問乞食又不問即欲不歸將
焉往乎願杖則來不願則去悔而哭哭而受且請復
讀皆使披肝瀝膽自達悃忱此其器識何加力量何
如淚浮枕簟而人不知有聖賢遭疑謗而處之不失
其常者吾於此有會心焉

溝瘠說苑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黑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干天下

心符清異錄萊州長史干義方蒼黑心符一蘆花唐類

函閱損為後母所苦衣以蘆花父知欲出一邱貉漢書

之損曰母在一干單母去三子寒遂止

揚輝傳右與今如問名見卷一人勝天逸周書

人強言其同類也名士見卷二委禽見卷二

天以直勝人以巧名士阿寶夏楚見卷二

寶醜見卷一女紅嬰寧凌波見卷八溝瘠說苑晉

敗絮見卷五記姓名史記項羽紀書足資斧見卷一膝

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則不免為而已溝瘠子者天

迦意堂新平究細柳

四十九之四

鐵中庸
中佼佼者

鍾生

心術德行
感通仙人
示之以未
來授之以
靈藥可謂
兩全矣然
而終天有
期愛日難

鍾慶餘遼東名士也應南鄉舉聞藩邸有道士知人休
咎心向往之衆中豈無間意至成老也至心術德行難二場後至鈞突泉適相值年六十餘鬚長
過胸皚然道人也集問災祥者如堵道士悉以微詞授
之於衆中見生忻與握手曰君心術德行可敬也挽登
閣上屏人語因問莫欲知將來否曰唯唯曰子福命至
薄然科鄉舉可望但榮歸後恐不復見尊堂矣鍾性
至孝聞之涕下遂欲不試而歸道士曰若過此以往一

已即過此
以不可得
亦不可得
奚足計哉
驢忽反奔
以此持高
科即以此
增母言盛
德所致焉
人何力焉
王者又何
力揚又化
壯職彌天
禍隆而豈
廖之增已
亡命而得
好述固勇

榜亦不可得矣生云母死不見且不可復為人貴為卿
相何加焉道士曰某夙世與君有緣今日必合盡力乃
以丸授之曰可遣人夙夜將去服之可延七日場畢而
行母子猶及見也牛藏之匆卒而去神志喪失因計終
天有期早歸一日則多得一日之奉養攜僕貫驢即刻
東邁驅里許驢忽反奔鞭之不馴控之則蹶生無計躁
汗如雨僕勸止之生不聽又貰他驢亦如之日已銜山
莫知為計僕又勸曰明日即定壞矣何爭此一朝夕乎
請即先至而行計亦良得不得已從之次日草草竣事

之慈折而窮於術而生死人肉自骨安知非有大慈悲訪其史耶竹木代來見能折而孝者之離先盛德以致耳自何力焉丈人又何力焉

立時遂發不遑吸息星馳而歸則母病綿惙下丹藥漸就痊可入視之就榻滋泣母搖手止之執手喜曰適夢之陰司見王者顏色和霽謂稽爾生平無大罪惡今念汝子純孝賜壽一紀生亦喜數日果平健如故未幾聞提辭母如濟因賂內監致意道士道士忻然出生便伏謁道士曰君既高捷太夫人又增壽數此皆盛德所致道人何力焉生又訝其預知因而拜問終身道士云君無大貴但得耄耄足矣君前身與我爲僧侶以石投犬悞斃一蛙今已投生爲驢論前定數君當橫折今孝德

感神已有解星入命固當無恙但夫人前世爲婦不貞數應少寡今君以德延壽非其所偶恐歲後瑤臺傾也生惻然良久問繼室所在曰在中州今十四歲矣臨別囑曰倘遇危急宜奔東南後年餘妻病果死鍾舅令於西江母遣使省卽以便途過中州將應繼室之讖偶適一村值臨河優戲方士甚雜方欲整轡趨過有一失勒牡驢隨之而行致驟蹄跌生回首以鞭擊驢耳驢驚大奔時有王世子方六七歲乳媪抱坐堤上驢冲過扈從皆不及防擠墮河中衆大譁欲執之生縱驪絕馳頓憶

以女救人
叟之謀於
此創見謂
非天誘其

道士言極力趨東南約二十餘里入一山村有叟在門
下騎揖之叟邀入自言方姓傾諾所來生叩伏在地具
以情告叟言不妨請即寄居此間當使微者去至晚得
耗始知爲世子叟大駭曰他家可以爲力此直愛莫助
之矣生哀不已叟籌思曰不可爲也請過宵聽其緩急
尙可再謀生愁怖終夜不枕次日偵聽則已行牒譏察
收藏者棄市叟有難色無言而入生疑懼無以自安中
叟非常人所謂解星也
夜叟來叩扉人少坐便問夫人年幾何矣生以鰥對叟
喜曰吾謀濟矣問之荅云姊夫慕道挂錫南山姊又謝

哀哉

曰吾謀濟
而復藉手
於必合有
計之人此
不善將兵
而善將將
者

世遺有孤女從僕鞠養亦頗慧以奉箕帚如何生喜符
道士之言而又冀親戚密邇可以得其周謀曰小生誠
幸矣但遠方罪人深恐貽累丈人叟曰卽此爲君謀也
姊夫道術頗神但久不與人事矣合昏後自與甥女籌
之必合有計生益喜贅焉女十六歲艷絕無雙生每對
之歛歔女云妾卽陋何逐遽見嫌惡生謝曰娘子仙人
相耦爲幸但有禍患恐致乖違因以實告女怨舅乃非
人此彌天之禍不可爲謀乃不明言而陷我於坎窞生
長跪曰此小生以死命哀舅舅慈悲而窮於術知卿能

生死人而肉白骨也。其誠不足稱好逑。然家門幸不辱。當問之生實倘得再生香花供養有日耳。女歎曰：事已至此，復何辭。然父自削髮招提，死女之愛已絕無已。同往良之恐擔挫辱不淺也。乃一夜不寐，以氈編厚作蔽膝，各以隱着衣底。然後喚肩輿入南出十餘里，山遙拗折絕險，不復可乘。下輿，女跣步甚艱，生挽臂曳扶，竭蹶始得上。達不遠，即見山門，其坐少憩。女喘汗淫淫，粉黛交下，生見之情不可忍，曰：爲某故，遂使卿懼此苦。女愀然曰：恐此倘未是苦，困少蘇，相將入蘭若禮佛而進，曲折入禪堂。

見老僧跌坐，目若瞑一，僮執拂侍之。方丈中掃除光潔，而座前悉布沙礫，密如星宿，女不敢擇，入跪其上。生亦從諸其後，僧開目一瞻，即復合去。女叅曰：久不定省，今女已嫁，故借壻來，僧久之啟視曰：妮子大累人，即不復言。夫妻跪良久，筋力俱殆，沙石將壓入骨，痛不可支。又移時，乃言曰：將驪來，未女荅言：未曰：未妻即去，可速將來。二人拜而起，狼狽而行，既歸，謹如其命，不解其意，但伏聽之。過數日，相傳罪人已得伏誅，訖夫妻相慶，無何山中遣僮來，以斷杖付生，云代死者此君也。更囑瘞祭。

以解竹木之寃爲之尚屬寃。寃以解其寃。寃乎非竹。本之可比者。而生視之斷處有血痕焉乃祝而葬之夫

妻不敢久居星夜歸遼陽

駒突泉方輿勝覽齊東南黑水灣會干渴馬厓自厓而北五十里有泉湧出名曰駒突泉此

君晉王徽之傳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但嘯咏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奉箕帚

見卷二嬰寧弱息注名士阿寶終天見卷一考城隍天年注賜壽一紀

書畢命既歷三紀無恙見卷二珠泉瑤臺傾劉禹錫傷往賦寶瑟僵兮

絃柱絕一識見卷三偵見卷二挂錫大智論菩薩多用錫杖

釋氏要覽比邱持錫有二十五威儀室中不得著地必挂于壁故游行僧爲飛錫安在僧爲一也

丈人見卷六合昏見卷一贅見卷二坎宵易坎入于坎

中小生死人而肉白骨見卷六花姑子香花供養金剛經在處處皆

富供養以諸花招提見卷一畫壁蘭若見卷一跌坐見

一瞳方丈高僧傳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狼狽見卷八荷

花三娘子

夢狼

翁夢其子子實導一丈若日若是其佳也不如白丁直隸人長子甲筮仕南服二年道遠苦無耗適有

瓜葛丁姓造謁翁以其久不至款之丁素走無常談次

翁輒問以冥事丁對語涉幻翁不深信但微哂之既別

後數日翁方臥見丁復來邀與同遊從之去入一城闕

巨狼當道
則不狼者
無路可通
而狼者且
引類呼朋
而至進矣
下坐臥皆
骨何可數

計乎堂內
所衣皆巨
狼銜求之
死皮也
所食皆巨
狼銜來之
死人肉也
未嘗不揚
揚自鳴得
意以為祿
能養親也
以為祿可
遺後也設
有不安於
是而欲舍
之以去者
阻且羣焉
阻之必令

移時丁指一門曰此間君家甥也時翁有姊子為晉令
訝曰烏在此丁曰倘不為信入便知之翁入果見甥蟬
冠多繡坐堂上戟幢行列無大可通丁曳之出曰公子
衙署去此不遠得無亦願見之否翁諾少間至一第丁
曰入之窺其門見一巨狼當道大懼不敢進丁又曰入
之又入一門見堂上堂下坐者臥者皆狼也又視墀中
白骨如山益懼丁乃以身翼翁而進公子甲方自內出
見父及丁良喜少坐喚侍者治肴赦忽一巨狼銜死人
入翁戰惕而起曰此胡為者甲曰聊充庖厨翁急止之

心怔忡不甯辭欲出而羣狼阻道進退方無所主忽見
諸狼紛然擲避或窺牀下或伏几底錯愕不解其故俄
有兩金甲猛士怒目入出黑索索甲甲撲地化為虎牙
齒巉巖一人出利劍欲梟其首一人曰且勿且勿此明
年四月間事不如姑敲齒去乃出巨錘齒齒零落墮
地虎大吼聲震山岳翁大懼忽醒乃知其夢心異之遣
人招丁丁辭不至翁乃誌其夢使次子詣甲函戒哀切
既至見兄門齒盡豁駭而問之則醉中墜馬所折考其
時則父夢之日也益駭出父書甲讀之變色為問曰此

其進退無所依據而乃止狼之性狼無是耳固如是耳顧狼無有不畏身觸者以豕能去邪也狼無有不假虎威首以虎好噬人也堂上有虎狼乃敢肆其貪毒耳虎失其威即皆嗥避伏窟矣

敲前而去狼見後有衛虎之心哉獨怪耽耽者浩亡之後亦有入者之即乃一斬合間諸妖夢不足踐方耳捷足先登自謂得計仕途閱竅數語捐萬如之高膺西上臺之喜悅傳來心法

幻夢之適符耳何足怪時方賂當路者得首薦故不以妖夢為意弟居數日見其蠹役滿堂納賄關說者中夜不絕流涕諫止之甲曰弟日居衡茅故不知仕途之關竅耳黜陟之權在上臺不在百姓上臺喜便是好官愛百姓何術復令上臺喜也弟知不可勸止遂歸悉以告翁翁聞之大哭無可如何惟捐家濟貧日禱於神但求逆子之報不累妻孥次年報甲以薦舉作吏部賀者盈門翁惟欬歔伏枕託疾不見一客未幾聞子歸途遇寇主僕殞命翁乃起謂人曰鬼神之怒止及其身祐我家

者不可謂不厚也因焚香而報謝之慰藉翁者咸以為道路之訛而翁殊深信不疑刻日為之營兆而甲固未死先是四月間甲解任甫離境即遇寇甲傾裝以獻之諸冢曰我等之來為一邑之民洩冤憤耳甯專為此哉遂挾其首又問家人有司大成者誰是司故甲腹心助桀為虐者家人其指之賊亦挾之更有蠹役四人引聚歛臣也將攜入都並搜挾訖始分貨入囊驚馳而去甲魂伏道旁見一宰官過問殺者何人前驅者報曰某縣白知縣也宰官曰此白某之子不宜使老後見此凶慘

初卷三十一 平心 九之四十七

流毒無窮
即合乃翁
皆若自翁
斷頭可續
而自顧其
後不齒於
人以視蟬
冠豸維定
當霄壤哉

宜續其頭。即有一人撥頭置腔上曰：邪人不宜使正以
肩承頷，可也。遂去。移時復甦，妻子往收其尸，見有餘息。
載之以行，從容灌之，亦受飲。但寄旅邸，貧不能歸。牛年
許翁始得確耗，遣次子致之而歸。用雖復生，而目能自
顧，其背不復齒人，數矣。翁姊子有政，聲是年行取，為御
史。悉符所夢。

異史氏曰：竊歎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
為虎，而吏且將為狼。况有猛於虎者耶？夫人患不能自
顧，其後耳。甦而使之自顧，鬼神之教微矣哉。

復何愧

通牧合之署者何人哉。蝨役耳，蠹書耳，納賄鬪說之
徒耳。獬豸在堂，豺狼避道，自無人可通矣。行取內臺

筮仕左傳閔元年畢萬卜于晉瓜葛見卷二走無

常見卷二蟬冠漢官儀制侍中惠文冠附蟬為

貂取居勁外溫御史衣身金甲見卷一梟其首見

一畫關說仇九娘營兆孝經卜其宅兆而安厝助桀

為虐見卷三猛於虎風檀弓孔子曰

天宮

加齊三皇五帝平宗九夢狼

四八 九之四六

不儀容脩
美何能得
到天宮蓋
權好之創
造天宮原
以待儀容
修美者耳

郭生京都人年二十餘儀容脩美一日薄暮有老嫗貽
尊酒怪其無因嫗笑曰無須問但飲之自有佳境遂逕
去揭尊微嗅冽香回射遂飲之忽大醉冥然罔覺及醒
則與一人並枕臥撫之膚膩如脂麝蘭噴溢蓋女子也
問之不荅遂與交交已以手捫壁壁皆石陰陰有土氣
醜類墳家大驚疑為鬼迷因問女子卿何神也女曰我
非神乃仙耳此是洞府與有夙緣勿相訝但耐居之再
入一重門有漏光處可以溲便既而女起閉戶而去久
之腹餒遂有女僮來餉以麵餅鴨臠使捫索而啖之黑

漆不知昏曉無何女子來寢始知夜矣郭曰晝無天日
夜無燈火食炙不知口處常常如此則姮娥何殊於羅
刹天堂何別於地獄哉女笑曰為爾俗中人多言喜泄
故不欲形色相見且暗摸索妍媸亦當有別何必燈燭
居數日幽悶異常屢請暫歸女曰來夕與君一遊天宮
便即為別次日忽有小鬟籠燈入曰娘子伺郎久矣從
之出星斗光中但見樓閣無數經幾曲畫廊始至一處
堂上垂珠簾燒巨燭如晝人則美人華妝南向坐年約
二十許錦袍眩目頭上明珠翹額四垂地下皆設短燭

裙底皆照誠天人也郭迷亂失次不覺曲膝女令婢扶
曳入坐俄頃八珍羅列女行酒曰飲此以送君行郭鞠
躬曰向覲面不識仙人實所惶愧如容自贖願收爲沒
齒不二之臣女顧婢微笑便命移席臥室室中流蘇繡
帳衾褥香軟使郭就榻坐飲次女屢言君離家久暫歸
亦無所妨更盡一籌郭不言別女喚婢籠燭送之郭不
言偽醉眠榻上推之不動女使婢扶裸之一婢排私處
曰箇男子容貌溫雅此物何不文也舉置牀上大笑而
去女亦寢郭乃轉側女問醉乎曰小生何醉甫見仙人

神志顛倒耳女曰此是天宮未明宜早去如嫌洞府快
悶不如早別郭曰今有人夜得花聞香捫幹而苦無燈
燭此情何以能堪女笑允給燈火漏下四點呼婢籠燈
抱衣而送之入洞見丹堊精工寢處褥革棕檀尺許厚
郭解屨攏衾婢徘徊不去郭凝視之風致娟好戲曰謂
我不文者卿耶婢笑以足蹴枕曰子宜僵矣勿復多言
視履端嵌珠如巨菽捉而曳之婢仆於懷遂相狎而呻
楚不勝郭問年幾何矣答云十七問處子亦知情乎曰
妾非處子然荒疎已三年矣郭研詰仙人姓氏及其清

爲其人出世盡矣

權豪奢侈一語寫之

貫尊行婢曰勿問即非天上亦異人間若必知其確耗
恐無地矣郭遂不敢復問次夕女果以燭來相就寢食
以此為常一夜女入日期以示好不意人情乖沮今將
蠶除天宮不能復相容矣請以卮酒為別郭泣下請得
詣擇為愛女不許贈黃金一斤珠百顆三錢既盡忽亦
昏醉既醒覺四體如縛糾纏甚密股不得伸首亦不得
出極力轉側暈墮牀下出手摸之則錦被囊裏細繩束
焉起坐凝思畧見牀櫺始知為已齋中時離家已三月
家人謂其已死郭初不敢明言懼被仙譴然心疑怪之

竊聞以告知交莫有知其故者被置牀頭香盈一室折

視則湖綿雜香屑為之因珍藏焉後某達官聞而詰之

笑曰此賈后之故智也仙人焉得如此雖然此事亦宜

慎密洩之族矣有巫嘗出入貴家言其樓閣形狀絕似

嚴東樓家郭聞之大懼攜家亡去未幾嚴伏誅始歸

異史氏曰高閣迷離香盈繡帳雛奴蹀躞履綴明珠非

權奸之淫縱豪勢之驕奢焉有此哉顧淫籌一擲金屋

變而長門唾壺未乾情田鞠為茂草空牀傷意暗燭銷

魂舍輦玉臺之前凝眸寶幄之內遂使糟邱臺上路入

天宮溫柔鄉中人疑仙于儉楚之帷薄固不足羞而廣田自荒者亦足戒已

登徒子非能好色者一快淫私遂顧而之他棄如傲
屣此固明珠十斛求之者焉得不朋抱琵琶哉以地
獄之餓鬼冒洞府之仙人摸索暗中誰能忍此特不
解丹堊精工誰實為之褥革溫厚誰實置之儉楚縱
不知羞豈甘自關桃源諼漁郎泛棹乎聞京師宣武
門外繩匠胡同某第為嚴東樓故宅有地道深邃不
可究極今已掩之權奸所為固不可測而適以此貽

帷薄之羞亦奇矣乃不惟潛通洞府亦且徑入天宮
巨燭高燒八珍羅列致仙人覲面箇不文男子請為
沒齒不二之臣流蘇帳中共期永好情田自彼闢之
自彼荒之情人代耕於女何足深責乎此三月中奸
雄方且奪人婦女逞其淫欲擅作威福顧盼自雄初
不料其身未及死早已他人入室明珠香被專為人
作嫁衣裳也悲夫

鴨臠廣志晨鳥肥而暗摸索世說許敬宗見人多忘
耐寒宜為臠之或謂其不聰許日卿
自難記若遇何劉沈長門漢武故事后因妒廢居長
謝暗中摸索亦可識門宮以黃金百斤奉司馬

相如作長門賦以悟上復得親幸○帝為膠東王年
數歲長公主抱問曰兒欲得婦否日欲得指女阿嬌
問好否日若得阿嬌當以財之後立為食炙不知口處 姪娥羅刹
見卷六羅 天堂地獄 飛相公 流蘇 見卷二羅 漏 見
利海市 妖 清 賈 阿 織 奠 除 左 傳 昭 三 年 張 耀 謂 太 叔 曰
術 一 妖 清 賈 阿 織 奠 除 左 傳 昭 三 年 張 耀 謂 太 叔 曰
散 盧 日 子 其 將 來 賈 后 晉 書 惠 帝 后 賈 氏 名 南 風 荒
注 一 一 掃 除 也 賈 后 晉 書 惠 帝 后 賈 氏 名 南 風 荒
端 麗 美 容 止 忽 有 非 常 衣 服 感 疑 其 竊 盜 尉 謙 而 辯
之 賈 后 疎 親 欲 求 盜 物 往 聽 對 辭 小 吏 云 先 行 逢 一
老 嫗 說 家 有 疾 病 卜 師 云 宜 得 城 南 少 年 厭 之 欲 暫
相 煩 必 有 重 報 干 是 隨 去 上 車 下 帷 內 籠 箱 中 行 十
餘 里 過 六 七 門 限 開 籠 箱 忽 見 樓 闕 好 屋 問 此 何 處
云 是 天 上 卽 以 香 湯 見 浴 好 衣 美 食 將 入 見 一 婦 人
年 可 三 十 五 六 短 形 青 黑 色 眉 後 有 疵 見 留 數 夕 臨
出 贈 此 眾 物 德 者 聞 其 形 狀 知 是 一 一 慙 笑 而 去 時

他人人者多死惟此小嚴東樓名世蕃嵩嚴世
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嚴東樓之次子潘壽嚴世
唾皆美婢以口承之方發聲婦口已巧就謂之香唾
壺及籍沒時郡司奉檄往見榻下堆棄新白綾汗巾
無致袖其一以出以咨眾有識者曰此襪巾也每唾壺
與婦人令輒棄其一終歲數之為一焉見情史唾壺
見情田鞠為茂草晉王國寶傳論混暗識于心鏡開
上情田鞠為茂草險路千○詩小雅
糟邱臺見卷二温柔鄉見卷三偷楚之帷薄晉陽秋
楚人日偷偷賤稱也○賈誼治安策大臣坐淫
亂者日帷薄不修注帷慢也薄與箔同簾也

冤獄

朱生陽穀人少年佻達喜恢謔因喪偶往求媒媼遇其
鄰人之妻睨之美戲謂媼曰適睹尊鄰風雅妙麗若我

取何事而乃以似一時之禍

求鳳渠可也。媼亦戲曰：請殺其男子，我為君圖之。朱笑曰：諾。更月餘，鄰人出責，負被殺於野。邑令拘鄰保，血膚取實，究無端緒。惟媒媼述相諱之辭，以此疑朱。捕至百口，不承。令又疑鄰婦與私，榜掠之，五毒慘至，婦不能堪。誣伏，又訊朱，朱曰：細嫩，不任苦刑。所言皆妄。既使冤死，而又加以不節之名，縱鬼神無知，予心何忍乎？我實供之可矣。欲殺夫而娶其婦，皆我之為，婦實不之知也。問何憑？荅言血衣可證。及使人搜諸其家，竟不可得。又掠之死而復蘇者，再朱乃云：此母不忍出證據死我耳。待

自取之，因押歸告母曰：子我衣死也，節不與亦死也。均死○不○得○得○回○思○他○走○妖○詭○時○唯○恐○稍○留○餘○地○未○能○盡○情之死故遲也。不如其速也。母泣入室，移時取衣，出付之令審其迹，確擬斬。再駁，再審無異詞。經年餘，決有日矣。稍○有○人○心○者○其○鑿○不○虛令方慮囚忽一人直上公堂，怒目視令而大罵曰：如此犯○之○口○為○之○前○極○快○極憤憤何足臨民？隸役數十輩將共執之。其人振臂一揮，頽然並仆。令懼欲逃，其人非○將○軍○不○能○為○此○痛大言曰：我關帝前周將軍也。昏官若動，即便誅却。令戰懼，悚聽其人曰：殺人者乃宮標也。於朱某何與？言已，倒地氣若絕。少頃而醒，面無人色。及問其名，則宮標也。榜之盡服，其罪益宮，素不逞知。

五五九之五十四

嘗與寅好
言
盛明之世
教養之法
滅治於民
親民之宮
所得與民
興利剔弊
者訟獄其
首務也異

史氏培陰
騰滅天理
二言最定
發入深省
陰臨之培
非必不刑
一人之為
培當其罪
而不妄刑
之為培天
理之滅非
必肆貪枉
法之為滅
蔽於人而
不能察亦
為滅所言
切中時弊
字字金石

其討負而歸。意腰囊必富。及殺之。竟無所得。聞朱誣服。竊自幸。是日身入公門。殊不自知。令問朱血衣所自來。朱亦不之知。喚其母鞠之。則割臂所染。驗其左臂刀痕。猶未平也。令亦愕然。後以此被劾。揭免官。罰贖羈留而死。年餘。鄰母欲嫁其婦。婦感朱義。遂嫁之。

異史氏曰。訟獄乃居官之首務。培陰騰滅天理。皆在於此。不可不慎也。躁急汚暴。固乖天和。淹滯因循。亦傷民命。一人興訟。則數農失時。一案既成。則七家蕩產。豈故之細哉。余嘗謂為官者。不濫受詞。訟即是盛德。且非重

大之情。不必羈候。若無疑難之事。何用徘徊。即或鄰里愚民。山村豪氣。偶因鵝鴨之爭。致起雀鼠之忿。此不過借官宰之一言。以為憑定而已。無用全人。祇須兩造管杖立加。葛藤悉斷。所謂神明之宰。非耶。每見今之聽訟者矣。一票既出。若或忘之。攝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見。官之票承刑者。潤筆不飽。不肯懸聽。審之脾臆。蔽因循。動經歲月。不及登長吏之庭。而皮骨已盡矣。而儼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牀。漠若無事。甯知水火獄中有無數冤魂。伸頸延息。以望拯救耶。然在奸民之凶頑。固無足

願賢有司
三復此言

情而在良民之株累亦復何堪況且無辜之千連往往
奸民少而良民多而良民之受害且更倍於奸民何以
故奸民難虐而良民易欺也皂隸之所毆罵胥徒之所
需索皆相良者而施之暴身人公門如陷湯火早結一
日之案則早安一日之生有何大事而顧奄奄堂上若
死人似恐谿壑之不遠飽而故假之以歲時也者雖非
酷暴而其實厥罪維均矣嘗見一詞之中其急要不可
少者不過三數人其餘皆無辜之赤子妄被羅織者也
或平昔以睚眦開嫌或當前以懷璧致罪故與訟者以

其全刁謀正案而以其餘毒復小讎帶一名於紙尾遂
成附骨之疽受萬罪於公門竟屬切膚之痛人跪亦跪
狀若鳥集人出亦出還同狽繫而究之官門不及吏詰
不至其實一無所用祇足以破產傾家飽蠹役之貪囊
鬻子典妻洩小人之私憤而已深願爲官者每投到時
畧一審詰當逐逐之不當逐逐之不過一濡毫一動腕
之間耳便保全多少身家培養多少元氣從政者曾不
一念及此又何必析楊刀鋸能殺人哉

逞一時之戲誤惟殺身之慘禍佻達恢謔其害可勝

言哉獨怪儼然為民父母者借彼謔辭定斯疑獄予
以極刑之慘加以不節之名絕少端倪憑何判斷至
殺夫圖娶生雖自供而兇具既須追求傷痕尤當比
對繼謂血衣可證亦既搜諸其家而不可得矣何以
押之歸告其母母泣入室且至移時而乃取衣出付
乎即不暇究其衣之藏於何所而是否死者之衣並
殺之而藏其衣者何故死者之屍父復有血衣者何
故是亦不可以思乎又况事隔多日血痕之新舊一
望可知乃憤憤登堂罔窺疑竇誣人大辟轉眴臨刑

藉非聖帝明威周將軍擒來正犯則戲言者死殺人
者生李代桃僵焉用此為民父母者哉然而宰固可
誅生亦自取彼佻達喜恢諸者即願受榜掠甘誣伏
奈何以一刀之割孝敬高堂也

求鳳見卷二五毒後漢陳壽傳王莽妄族眾庶行炮

棘并一注莽以董忠反收忠宗族以醇醢毒藥白刃叢
錄曰棍曰慮唐書百官志大理寺掌折獄祥刑
授曰夾棍凡繫囚五日一慮○按慮音錄周

將軍彭宗古開帝外編周倉平陸人有勇力板助虹
遇帝於卧牛山翻然曰匹夫失所依今遇將軍如
雲霧而觀青天願步隨離萬里不辭也遂從帝於獨

行之際當龐惠乘小舡欲還仁營倉深知水性驅大
舡而來撞翻小舡跳入水中生擒惠上其驍勇如此
後呂蒙寇麥城死之驚鴨之爭杜甫詩不教雀鼠之

明神宗封武烈侯驚鴨之爭趙元詩新開一徑通

忿南兩造見卷成仙葛藤立斷蘭若斬盡清涼舊

神明率見卷二潤筆隋書鄭澤拜爵國公高穎為

杖策言歸不得株累見卷五大裕壑晉語叔魚生其

一錢何以力將軍睚眦見卷五懷壁左傳

目而豕豚焉肩而牛腹一睚眦見卷五懷壁左傳

可盈是不可厭也必以賄死睚眦續黃梁懷壁桓十

年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

之匹夫無罪一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禍也注

楊莊子在宥一者相摧也刑戮者相望也注

木在足曰械大械曰桁廣韻白楊刀也

劉夫人

廉生者彰德人少篤學然早孤家甚貧一日他出暮歸

失途入一村有媪來謂曰廉公子何之夜得毋深乎生

方皇懼更不暇問其誰何便求假榻媪引去入一大第

有雙鬟籠燈導一婦人出年四十餘舉止大家媪迎曰

廉公子至生趨拜媪喜曰公子秀發何但作富家翁子

即設席于側坐勸酬甚殷而自已舉杯未嘗飲舉箸亦

未嘗食生惶惑屢審閱笏曰再盡三爵告君知生如
命已婦曰亡夫劉氏客江右遭變遽殞未亡人獨居荒
僻日就零落雖有兩孫非鴟鴞即鴛鴦耳公子雖異姓

亦前生骨肉也。且至性純篤，故遂覲然相見，無他煩薄。

藏窖金，欲倩公子持泛江湖，分其贏餘，亦勝案螢枯死。

廉生辭以少年書癡，恐負重託。婦曰：讀書之計，先於謀

生。公子聰明，何之不可？遣婢運貲，出交兌八百餘兩。生

惶恐固辭。婦曰：妾亦知公子未慣懋遷，但試為之，當無

不利。生慮重金非一人可任，謀合商侶。婦云：勿須，但覓

一樸，懋諳練之僕為公子服役足矣。遂輪織指以下之。

曰：伍姓者，吉命僕馬囊金送生，出曰：臘盡滌瑋，候洗寶

裝矣。又顧僕曰：此馬調良，可以乘御。即贈公子，勿須將

回生歸。夜纔四鼓，僕繫馬自去。明日多方覓役，果得伍

姓，因厚價招之。伍老於行旅，又為人驚拙，不苟貲財。悉

倚付之。往涉荆襄歲杪，始得歸。計利三倍，生以得伍力

多於常格，外另有酬賞。謀同飛灑，不令主知。甫抵家，婦

已遣人將迎，遂與俱去。見堂上華筵已設，婦出備極慰

勞。生納貲訖，即呈簿籍。婦置不顧，少頃，即席歌舞，鞞鞞

伍亦賜筵外舍，盡醉方歸。因生無家室，畱守新歲。次日

又求稽盤，婦笑曰：彼無須爾。妾會計久矣，乃出冊示生。

登誌甚悉，並給僕者，亦載其上。生愕然曰：夫人真神人。

操等不忘書卷又能

也過數日館穀豐盛待若子姪一日堂上設席一東面一南面堂下一筵西向謂生日明日財星臨照且可遠行今為主价粗設祖帳以壯行色少間伍亦呼至賜坐堂下一時鼓鉦鳴呼女優進呈曲目生命唱陶朱富婦笑曰此先兆也當得西施作內助矣寡罷仍以全金付生曰此不可以歲月計非獲巨萬勿歸也妾與公子所憑者在福命所信者在心腸勿勞計算遠方之盈絀妾自知之生唯唯而退往客淮上進身為鹺賈踰年利又數倍然生嗜讀操籌不忘書卷所與游皆文士所獲既

知是天既富之更當予以賢內助矣

盈厚知止不盈隱思止盈兄漸謝任於伍桃源薛生與最善適過訪之薛一門俱適別業昏暮無所復之闈人延生入掃榻作炊細詰主人起居蓋是時方訛傳朝廷欲選良家女犒邊庭民間騷動聞有少年無婦者不通媒妁竟以女送諸其家至有一夕而得兩婦者薛亦新婚於大姓猶恐輿馬喧動為大令所聞故暫遷於鄉初更向盡方將拂榻就寢忽聞數人排闥入闈人不知何語但聞一人云官人既不在家秉燭者何人闈人答是廉公子遠客也俄而問者已入袍帽光潔畧一舉手即詰邦族生告之

喜曰吾同鄉也岳家誰氏荅云無之益喜趨出急招一少年同入敬與爲禮卒然曰實告公子某慕姓今夕此來將送舍妹於薛官人至此方無策進退維谷之際適逢公子甯非數乎生以未悉其人故躊躇久不敢應慕竟不聽其致詞急呼送女者少間二媪扶女郎人坐生榻上睨之年十五六佳妙無雙生喜始整巾向慕謝又囑闈人行沽畧盡款洽慕言先世彰德人母族亦世家今凌夷矣聞外祖遺有兩孫不知家况何似生問伊姓曰外祖劉字暉若聞在郡北二十里生曰僕郡城東南

人去北里頗遠年又最少無多交知郡中此姓最繁止知郡北有劉荆卿亦文學士未審是否然翁矣慕曰某祖墓尚在彰郡每欲兩櫬歸葬故里以資斧未辦始猶遲遲个妹從去歸計益快矣生聞之銳然自任二慕俱喜酒數行辭去生却僕移燈琴瑟之愛不勝言次日薛已知之趨入城除別院館生生詣淮交盤已畱伍居肆裝貲返桃源同二慕啟岳父母骸骨兩家細小載與俱歸入門安置已囊金詣圭前僕已候於途從去婦逆見色喜曰陶朱公載得西子來矣前日爲客今日爲吾甥

婿也置酒迎塵倍益親愛生服其先知因問夫人與岳
母遠近婦云勿問公自知之乃堆金案上瓜分為五自
取其二曰吾無用處聊貽長孫生以過多辭不受悽然
曰吾家零落宅中喬木被人伐作薪孫子去此頗遠門
戶蕭條煩公一營辦之生諾而金正受其半婦強內之
送生出揮涕而返生疑怪間回視第宅則為墟墓始悟
婦即妻之外祖母也既歸贖墓田一頃封植偉麗劉有
二孫長即荆卿次玉卿飲博無賴皆貧兄弟詣生中謝
生悉厚贈之由此來往最稔生頗道其經商之由玉卿

竊意家中多金夜合博徒數輩發墓搜之剖棺露齒竟
無少獲失望而散生知墓被發以告荆卿荆卿詣生同
驗之入壙見案上累累前所分金具在荆卿欲與生其
取之生曰夫人原留此以待兄也荆卿乃囊運而歸告
諸邑宰訪緝甚嚴後一人賣墳中玉簪獲之窮訊其黨
始知玉卿為首宰將治以極刑荆卿代哀僅得賒死墓
內外兩家並力營繕較前益堅美由此廉劉皆富惟玉
卿如故生及荆卿常河潤之而終不足供其博賭一夜
盜入生家執索金昔生所藏金皆以千五百為箇發示

之盜取其一止有鬼馬在廐用以運之而去使生送諸野乃釋之村衆望盜火未遠諫逐之賊驚遁其至其處則金委路側馬已倒爲灰燼始知馬亦鬼也是夜只失金釧一故而已先是盜執生妻悅其美將就淫之一盜帶面具力訶止之聲似玉卿盜釋生妻但脫腕釧而去以是疑玉卿然心竊德之後盜以釧質賂爲捕役所獲詰其黨果有玉卿宰怒備極五毒兄與生謀欲以重賂脫之謀未成而玉卿已死生猶時卹其妻子生後登賢書數世皆素封焉多行不義必自斃豈惟貧而已也

玉卿者可以鑒矣

案螢枯死復有誰憐至于無計謀生借餘光於燐火茫茫世宙不少寒酸何術向墓田中分窖金而使窮措大發跡也書癡何解愁遷乃受此重金謀諸惡僕旣致陶朱之富且載西子而來鬼借人謀人資鬼力雖云福命亦由至性純篤所致耳夫人旣能會計又復神明徒有兩孫淒然落第本難任重鳴鳴且更相殘俚以藏金託諸異姓友得墓田重贖門戶生新此漢寢唐陵古人所以望之與嘆也至於樓墓者

無獲而墮案乃有分金劫財者已行而鬼馬胡然爰
路此皆其人之自取夫人之力而非盡關夫人之力

也

案螢枯死

杜甫詩窮巷悄然車馬
絕案頭枯死讀書螢

河潤

莊子河潤于
里澤及三族

面目

宋史狄青傳青每
臨敵必帶一

富家翁

史記留侯世家注沛
公入秦宮欲留居之

樊會諫曰

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為
一耶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

未亡人

見卷六
雷曹

書癡

見卷二

懋遷

書益禮
懋勉其民使遷有于無交易變化

其居積

懋勉也

之貨也

洗寶裝

飛灑

杜荀鶴詩雨絲
日輪中

鞞鞞

見卷四

和會計

見卷一
長清僧

設祖帳

見卷二
正見卷四

陶朱富

史記

越世家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嘆曰計然之策
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國吾欲用之家乃乘

扁舟浮于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
陶朱公以陶為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

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貴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
于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

也子孫收業而息之遂致巨
得西施作內助

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吳越春

以吳王淫而好色乃使大夫種相于國中得苧蘿山
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使范蠡進之吳為築姑蘇臺

後吳亡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
按吳青壇讀書

質疑云世傳吳破越進西施請退軍許之後越伐
吳滅之西施從范蠡乘輕舟泛五湖以去此因杜牧

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後見吳越
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合隨鴟夷以終

蓋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子胥死盛于鴟夷今沉
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于越

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之鴟夷為范蠡之鴟夷

不速之客
突如其來
固是醉中
所爲然亦

有天緣在

兩少年丰采都雅不及琉璃屏內稱敘能識真介士

聊齋志異卷第...

影撰此事以墮後人于疑網也揚升庵云墨子云西施之沉其美也蓋勾踐平吳後沉之于江所謂賜夷者安知不巨萬見卷四賈見卷六閻人見卷三謂子胥乎白秋練令見卷三觀見卷二資斧見卷一瓜分見卷四五見卷四毒見前素封見卷一種梨

神文

米生者閩人傳者忘其名字郡邑偶入郡醉過市屢聞高門中簫鼓如雷問之居人云是開壽筵者然門庭亦姝清寂聽之笙歌繁響醉中雅愛樂之並不問其何家即街頭市祝儀投晚生刺焉或見其衣冠樸陋便問君

係此翁何親答言無之或言此流寓者僑居於此不審何官甚貴倨也既非親屬將何求生聞而悔之而刺已入矣無何兩少年出迎姿華衰眩目主采都雅揖生入見一婁南向坐東西列數筵客六七人皆似貴胄見生至盡起爲禮叟亦杖而起生久立待與周旋而叟殊不離席兩少年致詞曰家君衰邁起拜良艱子兄弟代謝高賢之見枉也生遜謝而罷遂增豆筵於上與叟接席未幾女樂作於下座後設琉璃屏以障內眷鼓吹大作座客不復可以傾談筵將終兩少年起各以巨杯勸客

聊齋志異卷第...

六五 九之...

杯可容三斗。生有難色。然覓客受亦受。頃刻四顧。主客盡醕。生不得已。亦強盡之。少年復斟。生覺憊甚。起而告退。少年強挽其裾。生大醉。湯地。但覺有人以冷水灑面。恍然若寤。起視賓客盡散。惟一少年捉臂送之。遂別而歸。後再過其門。則已遷去矣。白郡歸。偶適市。一人自肆中出。招之飲。視之不識。姑從之。入則座士先有里人鮑莊在焉。問其人。乃諸姓市史磨鏡者也。問何相識。曰。前日上壽者。君識之否。生言不識。諸言予出入其門。最稔。翁傅姓。但不知何籍何官。先生上壽時。我方在墀。丁故

停輿問故
憐贈珠花
憫無妄之
災爲開復
之具光明
磊落可對
神天惠我
無私米生

識之也。日暮飲散。鮑莊夜死於途。鮑父不識。請執名訟。生檢得鮑莊體有重傷。生以謀殺論死。備歷械梏。以諸未獲罪。無申證。訟繫之年餘。真指巡方廉知其冤。出之家。中田產蕩盡。而衣巾革襪。莫其可以辯復。於是攜囊入郡。日將暮。步履矜。休於路側。遙見小車來。二青衣夾隨之。既過。忽命停輿。車中不知何言。俄一青衣問生君非米姓乎。生驚起。諾之。問何會。竊若此。生告以故。又問安之。又告之。青衣去向車中。語俄復返。請生至車前。車中以纖手。舉簾微睨之。絕代佳人也。謂生曰。君不幸

豈虛語哉
學使署中
非自手可
以由入至
神女摘花
為復衣頂
計學使可
謂神乎其
神

重珠花而
輕衣頂非

愛其財可
知矣出之
者慚於顏
見之者紅
上頰果何
故哉嗚呼
路隅贈金
二百乃忱
然悟矣
娘子惠我
四字直從
心肝中揭
出受恩深
處真是一
語說不出
來惟有繡
像焚香而

得無妄之禍聞之太息今日學使署中非白手可以出

入者途中無可解贈乃於署上摘珠花一朵授生曰此

物可以鬻百金請緘藏之生下拜欲問官閱車行甚疾

其去已遠不解何人執花詣視土綴明珠非凡物也珍

藏而行至郡投狀上下勒索甚苦出花展視不忍置去

遂歸歸而無家依於兄嫂幸兄賢為經紀貧不厭讀過

歲赴郡應童子試誤入深山會清明節游人甚眾有數

女騎來內一女郎即曩年車中人也見生停驂問其所

往生具以對女驚曰君衣頂尚未復耶生慚然於衣下

○不忍棄此也○女○帝○江○上○類○無○言○而○照○之○全○不○自○之○有

出珠花曰不忍棄此故猶童子也女郎暈紅上頰既囑

坐待路隅款段而去久之婢馳馬來以裹物授生曰

娘子言今日學使之門如市贈白金二百為進取之資

生辭曰娘子惠我多矣自分撥芹非難重金所不敢受

但告以姓名繪以小像焚香供之足矣婢不顧委地下

而去生由此用度頗充然終不屑簞食後入邑庠第一

以金授兄兄善居積二年舊業盡復適閩中巡撫為生

祖門人優卹甚厚兄弟稱巨家矣然生素清醜雖屬大

僚通家而未嘗有所干謁一日有客乘馬至門都無識

門如市者
不屑賞緣
屬通家者
未嘗干謁
贈珠花者
果是知已
重珠花者
纔算解人

不忘珠花
真情也曰
不敢忘敢
問其不敢

何也由驚
起而然也
見青衣何
足驚驚其
為傳娘子
之言而贈
金者則則
青衣之來
青衣之問
非青衣也
娘子也娘
子來問忘
珠花否忘
珠花是忘
娘于矣如
之何其敢
也公子即
娘子胞兄

者出視則傅公子也揖而人各道間潤治具相款客辭
以冗然亦不竟言去已而肴酒既陳公子起而請問相
將人內拜伏於地生驚問何事悽然曰家君適罹大禍
欲有求於撫臺非兄不可生辭曰渠雖世誼而以私干
人生平所不為也公子伏地哀泣生厲色曰小生與公
子一飲之知交耳何遂以喪節強人公子大慚起而別
去越日方獨坐有青衣人入視之即山中贈金者生乃
驚起青衣曰君忘珠花否生曰唯唯不敢忘曰昨公子
即娘子胞兄也生聞之竊喜偽曰此難相信若得娘子
先言珠花是固其不忍棄此之言而動其心也自
公即娘子胞兄亦偶其必聞之而泰命也近聞
自喪節故不待強之而已也

親見一言則油鼎可蹈耳不然不敢奉命青衣出也馬
而去更盡復返扣扉入曰娘子來矣言未已女郎慘然
入向壁而哭不作一語生拜曰小生非卿無以有今日
但有驅策敢不惟命女曰受人求者常驕人求人者常
畏人昨夜舟波生平何解此苦祇以畏人故耳亦復何
言生慰之曰小生所以不遽諾者恐過此一見為難耳
使卿夙夜蒙露吾知罪矣因挽其袂隱抑搔之女曰子
誠傲人也不念疇昔之義而欲乘人之危子過矣子過
矣忿然而出登車欲去生追出謝過長跪而要遮之青

見公子即如見娘子此青衣之意也乃不敢之中更有所不敢忘者不敢忘也見娘子而遂敢奉命也娘子哭其不敢不拜之慰之者亦謂明知

○以所求告之復就其不敢○秦之命○本意而○謂○
衣亦為緩頰女意稍解就車中謂生曰實告君妾非人
○寫生傳○神有此○妙筆
乃神女也家君為南岳都理司偶失禮於地官將達帝
聽非本地都人官印信不可解也君如不忘舊義以黃
○此○四○字○有○十○萬○鈞○力○量
紙一幅為妾求之言已車發遂去生歸悚懼不已乃假
驅崇言於巡撫巡撫謂其事近巫蠱不許生以厚金賂
其心腹諾之而未得其便也既歸青衣候門生具告之
默然遂去意似怨其不忠生追送之曰歸語娘子如事
伊○求○之○固○當○以○身○命○刺○之
不諧我以身命殉之既歸終夜輾轉不知計之所出適
院署有寵姬購珠乃以珠花獻之姬大悅竊印為之鈐

卿不敢不來所以不敢遠語耳吾知罪罪在不取忘珠花不敢忘味花者獲罪之由不敢不見娘子者獲罪之實也出於感獲罪之實出於要此若娘子所深知而曲諒者乘危而

之懷歸青衣適至笑曰幸不辱命然數年貧賤乞食所
不忍鬻者今還為主人棄之矣因告以情且曰黃金拋
置我都不惜寄語娘子珠花須要償也踰數日傅公子
登堂申謝納黃金百兩生作色曰所以然者為令妹之
惠我無私耳不然即萬金豈足以易名節哉再強之聲
色益厲公子慚而去曰此事殊未了翼日青衣奉女郎
命進明珠百顆曰此足以償珠花耶生曰重花者非貴
珠也設當日贈我萬鎰之寶直須賣作富家翁耳什襲
而目貧賤何為乎娘子神人小生何敢他望幸得報洪

抑播之敢
於為此則
不能私怨
矣
數年不忍
棄之物還
爲主人垂
之要償珠
花獨寄語
娘子則主
人非他人
矣公子強
作土人以
黃金償珠
花適逢彼
之怒耳
重花非賞
珠所以住

恩於萬一死無憾矣青衣置珠案間生朝拜而後却之
越數日公子又至生命治酒有公子使從人入厨下自
行烹調相對縱飲懽若一家有客餽苦檮公子飲而美
之引盡百錢面頰微頰乃謂生曰君貞介士愚兄弟不
能早知君有愧裙釵多矣家君感大德無以相報欲以
妹子附爲婚姻恐以幽明見嫌也生喜懼非常不知所
對公子辭而出曰明夜七月初九新月鉤辰天孫有少
女下嫁吉期也可備青盧次夕果送女郎至一切無異
常人三日後女自兄嫂以及婢僕大小皆有餽賞又最

釁而藏者
非娘子之
爲而誰爲
乃稱小生
何敢他望
又曰幸得
報洪恩死
且無憾不
知所謂他
望者若何
所謂報恩
者又若何
自相矛盾
所言幾成
兩極而娘
子神人四
字亦將分
作兩層若

賢事嫂如姑數年不育勸納副室生不肯適兄賈於江
淮爲買少姬而歸姬顧姓小字博上貌亦清婉夫婦皆
喜見髻上插珠花甚似當年故物摘視果然異而詰之
答云若有巡撫妾死其婢盜出鬻於市先人廉其直買
而歸妾愛之先人無子生妾一人故所求無不得後父
死家落妾寄養於顧媪之家顧妾嫉行見珠屢欲售去
妾投井覓死故至今猶存也夫婦歎曰十年之物復歸
故主豈非數哉女另出珠花一朵曰此物久無偶矣因
並賜之親爲簪於髻上姬退問女郎家世甚悉家人皆

曰以神人而誠不取生他望若以娘子而論則小生不敢忘珠花更不報洪恩矣

簪花時看其非人間人爲神女二字作憾染亦不可少

諱言之。陰語生曰妾視娘子非人間人也其眉目間有神氣昨簪花時得近視其美麗出於肌裏非若凡人以黑白位置中見長耳生笑之姬曰君勿言妾將試之如其神但有所須無人處焚香以求彼當自知女郎繡襪精工博士愛之而未敢言乃即閨中焚香祝之女早起忽檢篋中出襪遣婢贈博士生見之而笑女問故以實告女曰黠哉婢乎固其慧益憐愛之然博士益恭昧爽時必熏沐以朝後博士一舉兩男兩人分字之生年八十女貌猶如處子生抱病女鳩匠爲材合寬大倍於尋

常既死女不哭男女他適則女已入材中死矣因並葬之至今傳爲大材塚云

異史氏曰女則神矣博士而能知之是遵何術歟乃知人之慧固有靈於神者矣

做人後漢卓茂傳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汝爲做人矣乘人之危漢書

蓋勳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將軍倚權恣橫從事蘇正和案其罪刺史梁鵠謀欲殺正和訪之勳勳素與正和有讐或勳動因此報勳曰刺葉生見卷一僑居見卷一乘人之危非仁乃寢其事

直指巡方見卷一嬌娜又青衣見卷一貧窶見卷二

歎段見卷一瞳人語門如市前漢鄭崇傳臣一更韻會骨梗說文食

骨留咽也注徐錯曰古有骨一通家見卷一治具見

之臣遇事攸列一不從俗也奔波見卷二綬頰見卷八崇見卷一惠我無

私呂覽孔子用魯三月政化大行魯人誦之曰富家

翁見前劉十襲見卷一新月鈞辰未詳天文志星

鈞月主年天孫見卷七青廬見卷二薰沐國語魯莊

豐國泰仲齊使者請生之于是使束縛以予齊比至三襲而

三浴之桓公親迎于郊而與之坐問為政焉注以香

塗身為釁或作薰韓愈答呂監山

湘裙

晏仲陝西延安人與兄伯同居友愛敦篤伯三十而卒

無嗣妻亦繼亡仲痛悼之每思生二子則以一子為兄

後甫舉一男而仲妻又死仲恐繼室不卹其子將購一

妾鄰村有貨婢者仲往相之畧不稱意情緒無聊被友

人畱酌醺醉而歸途中遇故窗友梁生握手殷殷邀過

其家醉中忘其已死從之而去入其門並非舊第疑而

問之荅云新移此耳人而謀酒則家釀已竭囑仲坐待

挈瓶往沽仲出立門外俟之見一婦人控驢而過有童

子隨之年可八九歲面目神色絕類其兄心惻然動急

尾綴之便問童子何姓荅言姓晏仲益驚又問汝父何

名笑言不知言次已至其門婦人下驢入仲執童手曰
汝父在家否童子諾而入頃之媼出窺真其嫂也訝
叔何來仲大悲隨之而入見廬落亦復整頓因問兄何
在曰責負未歸問跨驢何人曰此汝兄妾甘氏生兩男
矣長阿大赴市未返汝所見者阿小坐欠酒漸解始悟
所見皆鬼以兄弟情切卽亦不懼嫂溫酒治具仲急欲
見兄促阿小覓之良久哭而歸曰李家負欠不還反與
父鬪仲聞之與阿小奔而去見有兩人方摔兄地上仲
怒奮拳直入當者盡踣急救兄起敵已俱奔追捉一人

地下能夫
妻團聚又
可納妾生
子則與人
間何異所
傷心者墳
墓不掃耳
遣子從叔
去死者固
所樂爲生
者未必樂
從也仲之
欲繼兄後
人出至誠

捶楚無算始起執兄手頓足哀泣兄亦泣旣歸舉家慰
問乃具酒食兄弟相慶居無何一少年入年約十六七
伯呼阿大令拜叔仲挽之哭向兄曰大哥地下有兩男
子而墳墓不掃弟又子少而鰥奈何伯亦悽惻嫂謂伯
曰遣阿小從叔去亦得阿小聞之依叔肘下眷戀不去
仲撫之倍益酸辛問汝樂從否答云樂從仲念鬼雖非
人慰情亦勝無也因爲解顏伯曰從去但勿嬌惜宜啖
以血肉驅向日中曝之午過乃日六七歲兒歷春及夏
骨肉更生可以娶妻育子但恐不壽耳言間門外有少

自念鬼雖
非人慰情
勝如無有
此豈挾私
能窺其所
一耶

女窺聽。意致溫婉。仲疑爲兄女。便以問兄。兄曰。此名湘
裙。吾妾妹也。孤而無歸。寄養十年矣。問已字否。伯云。尙
未。近有媒議東村田家女。在窗外小語曰。我不嫁田家
牧牛子。仲頗有動於中。而未便明言。既而伯起設榻於
齋。止弟宿。仲雅不欲留。而意戀湘裙。將設法以窺兄意。
遂別兄就榻。時方初春。氣候猶寒。齋中夙無烟火。森然
起粟。對燭冷坐。思得小飲。俄而阿小推扉入。以杯羹斗
酒置案上。仲喜極。問誰之爲。荅云。湘裙酒將盡。又以灰
覆盆火。擲牀下。仲問爺娘寢乎。曰。睡已久矣。汝寢何所。

不嫁田家
牧牛子此
鬼殊有志
氣聞刺血

曰。與湘姨其榻耳。阿小候叔眠。乃掩門去。仲念湘裙慧
而解意。益愛慕之。又以其能撫阿小。欲得之心益堅。輾
轉牀頭。終夜不寢。早起告兄曰。弟子然無偶。煩大哥留
意也。伯曰。吾家非一瓢一擔者。物色當自有人。地下卽
有佳麗。恐於弟無所利益。仲曰。古人亦有鬼妻。何害。伯
似會意。便言湘裙亦佳。但以巨針刺人。迎血出不止者。
乃可爲生人妻。何得草草。仲曰。得湘裙撫阿小。亦得伯
但搖首。仲求之不已。嫂曰。試捉湘裙強刺。驗之。不可。乃
已。遂握針出門。外遇湘裙。急捉其腕。則血痕猶溼。蓋聞

之言而自
試原非草
草謂之有
意喬才何
羞之有鬼
而不能如
願不如為
聾矣

伯言早自試之矣。嫂釋手而笑，反告伯曰：渠作有意喬才久矣，尚爲代慮耶？妾聞之怒，趨近湘裙，以指刺眶而罵曰：淫婢不羞，欲從阿叔奔去耶？我定不如其願。湘裙愧憤，哭欲覓死。舉家騰沸，仲乃大慚，別兒嫂，率阿小而出。兄曰：弟如去，阿小勿使復來，恐損其生氣也。仲諾之。既歸，僞增其年，託言兄賣婢之遺腹于衆，以其貌酷類，亦信爲伯遺體。仲教之讀，輒遺袍一卷，就日中誦之初，以爲苦久而漸安。六月中，几案灼人而兒戲且讀，殊無少怨。兒甚慧，日盡半卷，夜與叔抵足，恒背誦之。仲甚慰。

又以不忘湘裙故，不復作燕樓想矣。一日，雙媒來爲阿小議婚，中饋無人心甚躁急。忽甘嫂自外入，曰：阿叔勿怪吾送湘裙至矣。緣婢子不識羞，我故挫辱之。叔如此表表而不相從，更欲從何人者？見湘裙立其後，心甚歡悅。肅嫂坐，具述有客在堂，乃趨出。少間復入，則甘氏已去湘裙卸妝入廚下，刀砧盈耳矣。俄而肴餼羅列，烹飪得宜。客去，仲人見湘裙凝妝坐室中，遂與交拜成禮。至晚，女仍欲與阿小其宿。仲曰：我以陽氣溫之，不可離也。因置女別室，惟晚問杯酒，一往歡會而已。湘裙撫前子。

既得鬼妻
又狎鬼妓
死於鬼病
生於鬼兒

如已出。仲益賢之。一夕夫婦款洽。仲戲問陰世有佳人否。女思良久。答言未見。惟鄰女葳靈仙。羣以爲美。顧貌亦猶人。要善修飾耳。與妾往還最久。心中竊鄙其蕩也。如欲見。頃刻可致。但此等人未可招惹。仲急欲一見。女把筆似欲作書。既而擲管曰。不可。不可。強之再四。乃曰。勿爲所惑。仲諾之。遂紙作數畫。若符於門外焚之。少時簾動。鉤鳴。吃吃作笑聲。女起曳入。高髻雲翹。殆類畫圖。扶坐牀頭。酌酒相敘。間濶初見。仲猶以紅袖掩口。不甚縱談。數淺後。嬉狎無忌。漸伸一足壓仲心。迷心迷亂。不

知魂之所舍。目前惟礙湘裙。湘裙又故防之。頃刻不離於側。葳靈仙忽起。舉簾而出。湘裙從之。仲亦從之。葳靈仙握仲趨入他室。湘裙甚恨。而無如何。憤然歸室。聽其所爲而已。既而仲入。湘裙責之曰。不聽我言。恐後却之不得耳。仲疑其妬。不樂而散。次夕葳靈仙不招自來。湘裙甚厭見之。傲不爲禮。仙竟與仲相將而去。如此數夕。女望其來。則詬辱之。而亦不能却也。月餘。仲病不起。始大悔。喚湘裙與其寢處。冀可避之。晝夜防稍懈。則人鬼已在陽臺矣。湘裙操杖逐之。鬼忿與爭。湘裙荏弱。手足

皆爲所傷。仲浸以沉困。湘語泣曰：吾何以見吾姊乎？又數日，仲冥然遂死。初見二隸執牒入，不覺從去。至途，患無資斧，邀隸便道過。兄所兄見之，驚駭失色，問弟近何作。仲曰：無他，但有鬼病耳。實告之。兄曰：是矣。乃出白金一裏，謂隸曰：姑笑納之。吾弟罪不應死，請釋歸。我使豚兒從去，或無不諧。便喚阿大陪隸飲，反身入家，徧告以故。乃令甘氏隔壁喚葦臺仙，俄至。見仲欲遁，但揪髮罵曰：淫婢生爲蕩婦，死爲賤鬼，不齒羣衆久矣。又崇吾弟，耶立批之。雲鬢蓬飛，妖容頓減。久之，一媪來伏地哀懇。

伯又責媪縱女宜怪，訶詈移時，始令與女俱去。伯乃送仲出，飄忽間已抵家門，直抵臥室，豁然若寤。始知適間之已死也。伯責湘裙曰：我與若姊，謂汝賢能，故使從吾弟。反欲促吾弟死耶？設非名分之嫌，伊當樵楚。湘裙慚懼，啜泣望伯，伏謝。伯顧阿小，喜曰：兒居然生人矣。湘裙欲出作黍，伯辭曰：弟事未辦，我不遑暇。阿小年十三，漸知戀父。見父出，零涕從之。父曰：從叔最樂我行，復來耳。轉盼遂逝。自此不復通聞。問矣，後阿小娶媪，生一子，亦年三十而卒。仲撫其孤如姪。生時，仲年八十，其子二十。

餘矣。乃析之。湘裙無所出。一日謂仲曰：我先驅狐狸於地下，可乎？盛妝上牀而歿。仲亦不哀。半年亦歿。

異史氏曰：天下之友愛如仲幾人哉！宜其不死而益之以年也。陽絕陰嗣，此皆不忍死兄之誠心所格在人無此理。在天甯有此數乎？地下生子，願承前業者，想亦不

小恐承絕產之賢兄，賢弟不肯收恤耳。

慰情

陶潛詩：弱女雖非慰情，男慰情，良勝無。

遺腹

淮南子：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親于心，也不夢見。

像無形

白居易：佳張建封，納舞妓，聆于手目也。

怡具

見卷一

起粟

見卷一，董生。

物色

見卷一，嬌伽。

鬼妻

見卷一，聶小倩，表表。

見卷七

敲

見卷一，狐嫁女。

吃吃

見卷一，瞳人語。

陽臺

見卷五，狐諧。

資斧

一勞山

豚兒

見卷一，葉生。

不齒

見卷三，曾友于。

崇

見卷一，賈兒。

立批之

見卷三

羅祖

羅祖即墨人也。少負喜豪縱，族中應出一丁戌北邊，即以羅往。羅居邊數年，生一子，駐防守備，雅厚過之。會守

備遷陝西，參將欲攜與俱去。羅乃托妻子於其友李某，者遂西。自此三年不得反適。參將欲致書北塞，羅乃目

陳請，以便道省妻子。參將從之。羅至家，妻子無恙，良慰。

然林下有男子遺寫心疑之既而詣李由謝李致酒殷勤妻又道李恩義羅感激不勝明日謂妻曰我往致主命暮不能歸勿伺也出門跨馬去匿身近處更定卻歸聞妻與李臥語大怒破扉二人懼膝行乞死羅捕刃出已復韜之曰我始以汝爲人也今若此殺之汚吾刀耳與汝約妻子而受之籍名亦而充之馬匹器械具在我逝矣遂去鄉人共聞於官官笞李李以實告而事無驗見莫可質馮遠近搜羅則絕匿名跡官疑其因奸致殺益械李及妻逾年並極酷以死乃驛送其子歸卽墨後

石匣營有樵入山見一道士坐洞中未嘗求食衆以爲異齋糧俱之或有識者蓋卽羅也餽遺滿洞羅終不食意似厭囂以故來者漸寡積數年洞外蓬蒿成林或潛窺之則坐處不曾少移又久之見其出游山上就之已香往瞰洞中則衣上塵蒙如故益奇之更數日而往則玉柱下垂坐化已久土人爲之建廟每月三月間香楮相屬於道其子往人皆呼以小羅祖香稅悉歸之今其後人猶歲一往收稅金焉沂水劉宗玉向予言甚詳予笑曰今世諸檀越不求爲聖賢但望成佛祖請遍告之若

要立地成佛須放下刀子去

玉柱下垂

江淹賦掩金釵而不御橫而淚霑賦注沂水劉宗王名

檀越

見卷一放下刀子去 山堂肆考廣領屠兒在滄盤會上屠刀立便成佛

橘樹

陝西劉公為興化令有道士來獻盆樹視之則小橘細裁如指擯弗受劉有幼女時六七歲適值初度道士云此不足供大人清玩聊祝女公子福壽耳乃受之女一見不勝變悅寘諸閨闈朝夕護之唯恐傷劉任滿橘盈把矣是年初結實簡裝將行以橘重贅謀棄去女抱樹

嬌啼家人給之曰暫去且將復來女信之涕始止又恐為大力者負之而去立祝家人移栽墀下乃行女歸受莊氏聘莊丙戌登進士釋褐為興化令夫人大喜竊意十餘年橘不復存及至則樹已十圍實纍纍以于計問之故役皆云劉公去後橘甚茂而不實此其初結也更奇之莊任三年繁實不改第四年憔悴無少華夫人曰君任此不久矣至秋果解在

異中氏曰橘其有夙緣於女歟何遇之巧也其實也似感恩其不華也似傷離物猶如此而況於人乎

初度見卷二

女公子

見卷三釋褐而傳○宋選舉志

每春季太學辟雍生悉公試混取總五百七十四人

以四十七人為上等即日賜狀元皆謝恩日賜祥

符中始及第日賜之○按丁謂一布一藍衣

商人自有功言在灤口河上見一人荷竹籠牽巨犬二

於籠中出木雕美人高尺餘手自轉動艷妝如生又以

小錦韉被犬身便令跨坐安置已叱犬疾奔美人自起

學解馬作諸劇燈而腹藏腰而尾贅跪拜起立靈變不

訛又作昭君出塞別取一木雕兒插雉尾披羊裘跨犬

從之昭君頻頻回顧羊裘兒揚鞭追逐真如生者

灤口

水經注一水出歷縣故城西南春秋

昭君出塞

世說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畫披圖名之眾皆路畫工王昭君姿容甚麗

金永年

利津金永年八十二歲無子媪七十八歲自分絕望忽

夢神告曰本應絕嗣念汝賢貶平準賜子一子醒以告

媪媪曰此真妄想兩人皆將就木何田生子無何媪腹

震動十月竟舉一男

就木

見卷三魯公女

實貶平準亦其分耳應絕嗣而得子於耄耄之年天何會虧負人來

孝子

青州東香山之前有周順亭者事母至孝母股生大疽痛不可忍晝夜嘔呻周撫飢進藥至忘寢食數月不痊周憂煎無以為計夢父告曰母疾賴汝孝然此創非人膏塗之不能愈徒勞焦惻也醒而異之乃起以利刀割脇肉肉脫落覺不甚苦急以布纏腰際血亦不注於是烹肉作膏敷母患處痛截然頓止母喜問何藥而靈效如此周詭對之母創尋愈周每掩護割處即妻子亦不知也既痊有巨痕如掌妻詰之始得其情

只求母疾之愈耳不知割肉作膏之為孝又何知割股傷生之為不孝

異史氏曰割股為傷生之事君子不貴然愚夫婦何知傷生之為不孝哉亦行其心之所不自已者而已有斯人而知孝子之真猶在天來司風教者重務良多無暇彰表則闡幽明微賴茲芻蕘

獅子

暹羅貢獅子每止處觀者如堵其形狀與世傳繡畫者迥異毛黑黃色長數寸或投以雞先以爪搏而吹之一吹則毛盡落如掃亦理之奇也

暹羅續文獻通考一一在占城極南濱海○明史本一與一解二國在海南中一土瘠不宜耕

家一斛土平衍稼多獲一仰給焉元至正間暹降一
斛明初一斛國王始遣使入貢○按一在占城
極南濱海見續文獻通考國朝康熙十二年遣使
請封上以海道遙遠令以
至二十三年復入貢
敕印付其使臣帶往

梓潼令

常進士大忠大原人候選在都前一夜夢文昌投刺拔
籤得梓潼令奇之後丁艱歸服闋候補又夢如前默思
豈復任梓潼乎已而果然

文昌

四川七曲山清虛觀碑帝君生于唐時姓張諱
亞越人也後徙蜀即梓潼居焉其人俊雅洒落
其文明麗浩蕩為蜀中宗師有功文教已發解隨第
春官帝君感時事托為方外遊蜀人慕之構祠清虛

觀題曰梓潼君祠遠近禱之輒月見卷二
應感曰天有一君信其人矣可葉生



聊齋志異新評卷九終

